

說小會社

銷

金

窟

丹翁書



# 序

小說之道曲院中事者頗不易作作者必曾經滄海庶伸紙走筆時能窮形盡相且不患材料之枯窘一經著筆則如黃河之一瀉千里每不易收縮累十萬言二十萬言而不能盡蓋粉白黛綠間固有許多好文章也今之士夫其走馬章台者固不乏人然往往知之而不能道道之而不能筆之於書遂致一代鶯花之盛寂焉無聞後之人苟欲一考前代女閭狀況竟不可得不亦大可慨耶以描寫女閭名者前有孫漱石之海上十年繁華夢正續兩編殆三四十萬言頗膾炙一時人口然其所言皆十年二十年前事也接武而起者有漱六山房之九尾龜帙帙亦夥讀者多賞其文字之佳然其所言亦十年二十年前事也二書而後竟無繼響我友劉蘧廬前輩看花老眼垂

二十年腹笥中多花叢掌故舉個中一切波譎雲詭之事無不了然於胸爰發大願力著海上銷金窟一書將舉花間十年來事傾筐倒篋而出之旨在戒飭後來青年勿涉迷津其意善其心苦矣佛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蘆廬入地獄而歸寫地獄中事以示世人粉黛萬千皆成羅刹吳道子畫地獄變相不是過也鵲生負癡情亦嘗入此殼中靜參色相何如一席未竟體不安然後知飽經風月得出入自由而一無障礙者具有絕大之慧福尤須具有絕大之偉力而彼庸夫俗子不與焉書凡八集茲先將第一集出版爰述其梗概而爲之序

中華民國九年仲春吳門周瘦鵲序於海上

# 序

夫人非太上豈無情思樂在其中乃有感想是以板橋作記雅傳風月之辭  
蓉湖著書刻畫烟花一部蓋文人結習千古同然綺思相乘一時難解况當  
此月涼蟲語酒深燭微追憶前塵渺若烟影現顰笑於羹牆憶聲容於衾枕  
有不心神徘徊魂夢牽縈者哉蘆廬詞人爲歡場者伯擅騷壇令名揚州十  
年已醒樊川之夢平原十日猶好信陵之遊黃金買笑曾賞貂裘白紵慎詞  
能諧象管惟是遭逢落落未賣癡騃憐惜惺惺多留隱痛每停杯而致悼恆  
沾軾以言愁墮歡可拾則記密字於蠻箋俗情既諳則鑄象形於禹鼎顧添  
香之紅袖何妨搗麝以成塵笑薄倖之青樓宵慣拗蓮而成寸祇覺蛇神牛  
鬼大都螻首蛾眉狡兔有三輪其譎幻飛蚨盈萬條爾消磨似清夜之鐘聲

數當頭之棒喝巧思若抽絲剝繭陳思奪其怨情危言似諫果甘蔗蒙莊遜其微遠任使墨池雪嶺騰燕趙之歡嗔儘從月夕花晨寫華鬢之歷劫豈是豐干饒舌實具菩薩婆心殺青旣成浮白自喜乃顧小子爲製弁言爰念章台走馬金亦曾銷藥店飛龍玉嘗空抱正有懷而未釋遂無能於己言則亦磨墨一盂迴腸九轉熬此海南之香伸此河北之紙罄我胸臆見其肺肝覺洋場十里之中儘多魔窟笑綺幃千重以後別有劇場或者疑爲譚言則請讀其說部當知前度劉郎能說現生公之法不比搜神千寶徒爲稗史之談也

中華民國九年仲春小蝶陳蓮識於海上客次之荳蔻軒

社會小說  
海上銷金窟序二

浙之西湖。盛於南宋。舊稱銷金窩。近則海上繁華甲全國。珠履春申之址。綺羅匝地。歌吹沸天。雖白下之莫愁。桃葉。紅橋之月色。簫聲。不是過也。一時裘馬公子。裙屐騷人。列屋藏嬌。香盟鬻臂。傾囊買笑。豪費纏頭。風月無邊。燈火不夜。固已山溫水膩。紙醉金迷矣。然而螻首蛾眉。一轉瞬而羅剎。秦樓楚館。不旋踵而滄桑。陌上花開。簫郎行路。牀頭金盡。壯士羞顏。甚至紅粉成灰。青衫溼淚。興言及此。能不痛心。皖江蘆廬。風雅宜人。煙花歷劫。胸有成竹。舌能燦蓮。是以現身花叢。作生公說法。回頭孽海。指世人迷津。近著海上銷金窟一書。旨本溫柔。詞皆香豔。醒十年夢境。羸青樓薄倖之名。探三峽詞源。有黃河倒傾之勢。文思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筆法則滿屋散錢。都成一串。其間波譎雲詭之妙。蛛絲馬

迹之微。靡不開卷而得之。僕產曲江。客游歇浦。錢唐蘇小。本是鄉親。天台劉郎。新聯詞侶。碧雲深處。曲顧梨園。紅燭燼時。謎猜萍社。見貽袖本。屬製弁音。顧小蝶瘦鵝。業已題詩在上。無鹽嫗母。敢云效顰可希。况老眼看花。似隔雲霧。屬藁徒災棗梨。竊病未能。固辭不獲。因念馬蹏日下。曾經燕趙冶遊。鶴背春風。頓觸淮揚舊感。蓋自板橋作記。後乏嗣音。竹垞填詞。空傳遺恨。綺懷曷已。管見聊據。後之覽者。須識婆心苦口。月規青春少年。酒地花天。毋擲黃金虛牝。則是編爲歌場清磬。章臺前車。燭怪狀而然犀。斬情魔以慧劍。豈止小說家言耶。佛氏之色空。道家之清淨。皆作如是觀可。

中華民國十年辛酉季秋鹽官陳亦陶識於海上之級碧軒

社會小說  
海上銷金窟

▲第一集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演楔子開宗鶴樹村 | 賞良辰遇舊龍華寺 |
| 第二回 | 酒醒燈闌驚鴻閃影 | 風馳電掣快馬違章 |
| 第三回 | 感興廢愚園談往事 | 觀勝負快閣訪良朋 |
| 第四回 | 好大言偏促受譏評 | 得小惠荒唐聯姻姬 |
| 第五回 | 遺後患假醉悔尋仇 | 具先知遠游甘謝客 |
| 第六回 | 圓好夢狎客逞豪情 | 賦新婚佳人嗟薄命 |
| 第七回 | 入迷途孤客宿勾欄 | 集巨款單身落騙局 |
| 第八回 | 來日大難愛妾明志 | 去毒務盡艷妻驚心 |
| 第九回 | 惡商量戲場施毒計 | 真醜醜客邸效淫奔 |



第十回

旅館容姦淫娃覓死

家庭多故浪子奔喪

▲第二集 目錄

第一回

人之云亡遺言興學

孽由自作受罪入牢

第二回

夫也不良疲于奔命

士而無行貧爲貪財

第三回

對明月感吟明月詩

蒼羣芳重訂羣芳譜

第四回

廣搜羅名姝膺第一

受擠軋內舅悔當初

第五回

費安排新人遇舊人

設圈套前客讓後客

第六回

千里就道携妾偕行

兩室分居背夫遠遁

第七回

借債尋歡不嫌重利

罰鍰贖罪遽負深恩

第八回

度殘歲驚心逢羅剎

結新歡放膽入歡場

第九回

結新歡大兜喜神方

銷宿怨設立洋貨號

第十回 強中遇強略展身手

惡上加惡枉費心機

▲第二集 目錄

第一回 恩無可施援案證罪

迷而不悟喪心病狂

第二回 千里人歸變生不測

一封書去患弭無形

第三回 是何肺腑妻女賣淫

別有心腸兄妹興學

第四回 薄命妾齋恨入重泉

糊塗老倦游收覆水

第五回 同族摧殘蕭牆起禍

一堂契合繡閣參禪

第六回 風雨扁舟驚人膽落

煙霞別徑毅爾魂銷

第七回 解厚意初擺雙檣酒

蓄深心移植一枝花

第八回 窮途日暮甘作瘟生

長夜夢多嚴查屈死

第九回 瞎運動癡心謀局長

禁招搖盛怒責門徒

第十回 送客登程驪歌唱徹

強女失節鸞喜歡騰

▲第四集 目錄

第一回 深夜捉姦當場出醜

連年合夥平地多財

第二回 悽楚遺言美人不壽

揮霍無度孺子當誅

第三回 復萌故態急色輕財

薄醉深宵移花接木

第四回 醜家庭勸妻母逼子

惡社會交友弟箴兄

第五回 悖入悖出天道好還

誰是誰非人心難測

第六回 冤孽重尋禍機潛伏

荒淫無度病勢垂危

第七回 固結深仇飽嘗異味

痛遭巨騙甘折連枝

第八回 送出喪巧逢失足婦

請看戲陡遇昧心人

第九回 陽譴可避陰譴難逃

舊讎未銷新讎又結

第十回 詭計多端掠人販賣 惡貫將滿畏罪受傷

### ▲第五集 目錄

第一回 完婚姻家中遭巨禍 罹劫難海外遂良緣

第二回 運邪謀水中空見月 獲惡報雪上更加霜

第三回 奇中奇治家親殺子 錯上錯設計自焚身

第四回 服商賈任報館記者 媚優伶作評劇大家

第五回 販私土全傾積世資 輦重金空耗中人產

第六回 強暴自取痛甚切膚 污穢難堪臭遭沒頂

第七回 同胞仗義各自回頭 合夥行凶分身落魄

第八回 就醫院粗心傷產婦 訪舊居大限遇仇人

第九回 大團圓三生完舊約 小結束一曲譜新詞

小說會

# 海上銷金窟

第一回 演楔子開宗鶴樹村 賞良辰遇舊龍華寺

上海居南吳盡境。古爲禹貢揚州之域。戰國時楚封春申君於此。爲湯沐邑。故名春申江。又名黃歇浦。而郝宣水利書。謂松江之南。大浦十八。有上海下海二浦。故縣之得名。以此。自道光二十五年後。西人闢爲商埠。締造經營。不遺餘力。遂致繁華富利。甲於天下。真個是洋場十里。燈火萬家。看不盡鬢影衣香。賞不盡燈紅酒綠。在那久居上海。稍有把握的人。司空見慣。覺得是平淡無奇。卽偶然日醉神迷。心猿意馬。到底有父兄的約束。妻子的規勸。濡染尙淺。不難猛省。回頭獨是那遠來的長官過路的商賈。他未到上海時。先存下一個念頭。是要消受上海的繁華。領略上海的風景。一旦上海已到。自然

是花天酒地徵色選歌把古人紅豆易彈遊子淚黃金難買美人心那兩句詩一些不去體會及至金盡囊空不免紅顏白眼到了那個時候可憐懊悔已遲著者於此中整整混了二十餘年除自己深受痛創外更親見那些傾家蕩產傷身害命的人實是不少因將近十年來耳聞目見的事實一一描寫出來作社會上一個小小的殷鑑就定名是書爲海上銷金窟著者之意無非勸在上海的人未犯者嚴防失足已犯者及早回頭前人有言道銅山易竭慾海難填看如風月無邊實則荆榛滿佈須知這幾句話真個不差正是。

著來海上銷金窟

此是開宗第一篇

閒言少叙書歸正傳却說離上海一百里路遠近有一個大大的村落方方有五六里周圍這村落之北有數株銀杏樹大逾數抱高可參天有一年忽

來了兩對仙鶴。那仙鶴做了兩年的窠，哺了兩窠雛鶴。鄉間人因鶴是不常見的，故此這一個村就改名爲鶴樹村。單講村中有一個富戶，此人姓趙，名喚子丹，年已望六。祖上傳下來很有幾十萬家產，只是爲人生性鄙吝，所有地方上公益的事，勸他用一個錢，勝如挖去他身上的痛肉一般。因此村中人送他一個雅號，把子丹兩字轉了個音，喚做他豬糞子丹。雖然聽見付之不問不聞，守着他家財如故，生有一子在十八歲上，進了個學，娶了一個媳婦，可惜即便去世。現在膝下祇有一個女兒，子丹名氣不好，無人過問。故尙待字閨中。一個孫子便是那早去世的兒子傳下來的，名喚壽官，別字鏡非。年紀已經弱冠，倒也生得眉清目秀，性格聰明。子丹抱有偌大家財，祇賸這一個孫子，凡百事未免縱容姑息着他。但是這鶴樹村的風氣靡漫奢華，也有酒樓，也有戲館，也有公然買淫的土妓，與上海有些彷彿。有一日晚飯後，

壽官獨自出去了。好一回忽然氣沖沖的由外面跑轉家中，即向賬房裏那張沙發上坐下來。一言不發，約有一刻多鐘時光，猶是滿面露着不快活。的樣兒。彼時賬房中有兩個閒客，一個削骨臉濃眉方眼，約有四十以外年紀，名喚宋運佳，便是壽官的娘舅子丹。因他家境艱難，又是至戚，不能不照應他些。與其不時借貸，不如使他在賬房中照管賬目，給些錢用，祇是一切錢財往來，仍由子丹一人經手，絕不放鬆。還有一個也是姓宋，名喚珊卿，又因排行第三，人都稱他爲三先生，生得一張圓圓的橘皮臉，兩隻曝眼烏珠，望起人來閃閃的動個不住。本來在上海作洋貨生意，後來不務正業，用空了幾千兩銀子，即便逃回鄉，說起話來，天空海闊的，不顧前後。離開壽官家中，隔得十幾間門面，知壽官是初出茅蘆，不知好歹的，執袴便提起全副精神來奉承着他，吃喝穿着都靠在壽官一人身上，恰好這日珊卿正在賬



房裏和運佳閑談。看見壽官回來一言不發，好似受了氣的樣兒。珊珊知道定有變故，便向壽官說道：「今晚月娥家不去麼？」壽官盛氣答道：「你還要提起月娥，我聽見名泉園今晚新到了蘇州一個女說書的，我想去聽一回書，順便看看那女說書的相貌，誰知我茶尙未曾泡好，那月娥回了一個客人，有說有笑的也走進來了。我笑微微預備與他招呼，可惡月娥正眼也不會覷我一覷，就坐在我前一排茶桌的座上，同那客人唧唧噥噥講個不了。等到女說書剛要開書，那客人斜着眼向我望了幾望，同月娥走了出去，像是避開我的樣兒。我後來盤問堂倌，纔知道這客人是上海廠家派來收棉花的。到了半個多月，同月娥要好得火熱，我聽了氣憤不過，便約了幾個朋友到月娥家中打牌，有心去難難他，豈知他回答我：「房間不空，我一定要他把房間讓出與我。」他竟冷言冷語道我「零零碎碎尙少他四五十塊頭錢」，又說我

祖。父。曉。得。了。定。要。怪。他。們。的。所。以。不。喜。歡。我。打。什。麼。牌。你。想。我。同。着。一。班。朋。友。可。坍。得。起。這。個。台。麼。珊。卿。道。同。去。的。朋。友。怎。樣。呢。壽。官。道。當。時。我。氣。得。一。聲。不。響。的。跑。了。回。來。他。們。也。就。走。了。珊。卿。道。月。娥。這。人。本。來。俱。是。假。情。假。義。去。年。姓。章。的。與。姓。吳。的。兩。個。人。吃。醋。你。知。道。的。彼。時。姓。吳。的。有。幾。個。錢。月。娥。就。將。姓。章。的。斷。絕。了。現。在。姓。吳。的。錢。也。快。用。完。你。又。去。墊。他。的。空。但。你。祖。大。人。管。得。狠。緊。一。個。月。月。娥。身。上。頂。多。澆。裏。他。五。六。十。塊。洋。錢。他。現。在。看。見。收。棉。花。客。人。用。起。錢。來。闊。綽。自。然。又。看。上。他。了。不。過。照。着。今。夜。對。待。你。的。情。形。你。同。着。有。一。班。朋。友。未。免。太。覺。說。不。過。去。壽。官。道。你。替。我。想。一。個。法。子。也。去。使。他。坍。一。台。坍。纔。好。運。佳。攙。言。道。坍。他。的。台。是。容。易。的。不。過。你。祖。大。人。曉。得。了。又。要。怪。我。們。不。替。他。管。束。你。依。我。看。來。不。如。日。後。尋。他。的。不。是。現。在。還。是。托。珊。卿。想。想。法。子。像。上。次。一。樣。索。性。到。上。海。去。頑。他。幾。時。你。心。上。氣。不。過。月。

娥到了上海。只要有錢，希罕他，名叫月娥，就是真個要找一個月裏嫦娥，也是有的。你想好不好呢？壽官笑道：「運娘舅說的活，很是輕巧。上次賬房裏硬取了一千三百塊錢，在上海用完了，回來連你也被祖父大罵一頓。現今賬箱上保險箱上的鑰匙一齊被他帶在身上，我們還有什麼法子？好想運佳道你祖父在我們面前專們講你不肯習上，要我們代爲管束。及至看見了你，又一句重話也不來說。上次同你到了上海，後來飯司務大林告訴我，你祖父在家只管長吁短歎，悶極了，把鴉片煙來狂吸，却不敢到上海尋你。你要怕着他做甚呢？原來壽官的祖父從小眼見他父親墾種沙田起家，辛苦一生，從未到過上海。有一年五十歲上，聽見人講起上海如何繁華，如何熱鬧，一時高興起來，身邊取了二百塊錢，連底下人都沒有帶，恐怕多傷了錢，獨自趁了航船溜到上海。他也聽人講過上海四馬路最爲熱鬧，便僱了一

部車子一直到四馬路停下找了一家消夜館子去吃。飯堂信請他點菜。他見傍人桌上有放着一個風爐自家煮來吃的。因也點定了這一樣兒。堂信端上菜來果是一隻火爐另外一盆生魚一盆香腸并有一小籃的菠菜。壽官的祖父見了嫌這香腸乃是多的定要將他退回。後經堂信說這是消夜館的定例。老先生所點的菜乃是邊爐邊爐最少一客起碼。壽官的祖父纔不多嚮一時又嫌鍋內的湯太淡。堂信送上一盆鹽來却是只有一小碟子。遂將半碟子鹽放在湯內。及至吃畢見生菠菜剩着可惜一併浸入湯內。胡亂吃了一個乾淨覺得口鹹又盡力的吃了兩杯茶。纔摸摸索付過了。賬起身下樓。祇見馬路上的燈火已照得如同白晝。行人來往擁擠不堪。他便順着人東走西轉的兜着圈子。又走到比四馬路闊三四倍的馬路上來。祇因方纔多喝了幾口湯幾碗茶。一時小腹膨脹。要想小遺起來。走來走去。

找不出。一個。所在。後來。見。有一。條。小。弄。弄。口。站。立。着。一。羣。黏。花。惹。草。的。女。子。他。心。裏。知。道。是。上。海。的。野。雞。不。敢。走。將。進。去。其。時。事。有。湊。巧。馬。路。邊。上。的。車。子。忽。然。碰。倒。了。人。彼。此。扭。打。起。來。那。些。看。熬。鬧。的。圍。上。了。一。個。圈。子。壽。官。的。祖。父。乘。這。個。空。疾。忙。跑。進。弄。堂。立。在。牆。角。邊。如。怒。潮。瀉。地。一。般。潑。了。一。個。暢。快。忽。來。了。一。個。紅。頭。巡。捕。將。他。夾。領。窩。一。把。拿。住。操。着。強。中。國。話。連。說。行。裏。頭。去。行。裏。頭。去。壽。官。的。祖。父。幾。裏。咕。囉。的。求。饒。巡。捕。並。不。理。他。一。直。拖。進。捕。房。幸。虧。當。他。是。鄉。下。土。老。兒。不。曉。得。租。界。上。的。章。程。照。例。罰。了。他。三。角。洋。錢。倒。虧。他。還。認。得。出。來。的。路。走。出。捕。房。之。後。暗。想。上。海。地。方。萬。不。料。如。此。利。害。還。是。安。安。穩。穩。今。晚。去。聽。一。回。戲。消。遣。一。下。定。了。主。意。即。便。僱。了。一。部。車。子。叫。他。拉。到。頂。好。的。一。家。戲。館。門。首。停。下。付。過。車。錢。就。有。案。目。上。前。來。招。接。引。他。到。正。廳。上。去。揀。座。位。此。刻。戲。檯。上。鑼。鼓。喧。闐。做。得。正。在。十。分。熱。鬧。壽。官。的。

祖父一面看戲，檯上的戲一面跟着案目亂走，只爲冷天穿着一件黑羔皮馬褂，兩隻袖子很大，一不小心把人家座上的茶壺拍噹一聲碰下來，跌做粉碎。此時又吃了老大一個驚慌，看那座上的客人對自己望了一望，到也不來採他那引他的案目，反陪笑道：老先生不要緊的，引着他到一個空位子上坐下，隨手送了一張戲單。壽官的祖父心裏一想：原來上海也有好人，因問明正廳的價目是五角大洋，便挖出了一塊洋錢，叫案目找案目對他笑道：老先生戲錢是五角，還有五角，剛好賠一把茶壺錢。他又瞪着眼不依起來，只見那座上被碰壞茶壺的客人發言道：你這個老客人怎麼絕不講理！你碰碎了茶壺，難道叫人家賠償？還是叫戲館裏賠償不成？壽官的祖父聽了，沒法只得捺住了氣，不響。幸虧戲臺上做的戲果然比鄉下好上幾倍，末一齣是全本戰宛城，看到了盜戟刺糜時候，覺得神彩飛揚，前事一

齊忘却此齣做完，已過十二點鐘，全戲館的看客大家一闕而散。壽官的祖父也跟了出來。他在家時一向曉得有個本村的鄰居在上海麥家圈開了一個天發客棧。今晚最好住在他這棧內。遂逢人便問，居然被他問到那開棧房的鄰居。見他也會到上海來，甚是詫異，自然加意招呼。末後領他到了一間一張鋪的房裏安歇。誰知到上海來，整千上萬用錢的客人也要有福氣的纔可用得完錢。頑得爽快，壽官的祖父滿擬到上海來見識見識，也預備用幾個錢。那曉得老天順着他的性子，偏要不許他多用。這一晚剛剛睡至將近天亮，隔壁也是一家棧房，不知如何失起火來，立時冒穿屋頂，不消十分鐘的時侯，把天發棧也烘烘烈烈的燒將起來。好在這棧房是鶴樹村中人開的大半，是本村中人寄宿在內，遇了火警，便大家七手八腳把壽官的祖父救出。可憐他剛到上海一日，連吃了兩次虧，幾乎把性命送在棧房裏。

次日。央求一個本村的人。趁原船陪着回去。從此再也不敢到上海一步。所以壽官上次私自取錢到上海。也沒有法子來管他。這是以前的事。書中應補叙一下。使看書人知道壽官的祖父。乃是個這樣的人。無怪運佳等把他玩諸股掌之上。當下壽官聽宋運佳要珊卿設法幾千塊洋錢。一同再到上海遊一個暢快。便催着珊卿想法。珊卿却一言不發。兩隻曝眼睛閃了。又閃足。閃有十分鐘的光景。忽向壽官問道。你幾時預備到上海去。壽官道。只要你弄到了錢。我們三個人就一同起身。珊卿道。這樣罷。明天二十七是清明。我們過了這清明節。一定出月初一動身。但是運娘舅却不可同去。我現在想的是個極險的法兒。萬一戳穿起來。須有一個人在家裏擋一擋。纔好。又回頭問運佳。道。秋天收租的租簿。可是你收管。不是運佳道。是我收管的。珊卿道。這便愈加好設法了。當時三個人鬼鬼祟祟的說了好一番話。



做書的無從探悉。不過這一次珊卿替壽官弄錢法子果然很好。日後發作起來，直把壽官的祖父氣一個死。珊卿自己也身入囹圄，幾乎性命不保。此是後話。看書的休要性急，也不用胡亂猜想。看到後來，自然知道。現在且說珊卿等計議已妥，光陰迅速，轉瞬過了四天。這一日正是三月初一。珊卿起得早，祇帶了一個包裹，獨自來到赴上海的輪船碼頭。鶴樹村到上海的輪船，每日上午七點鐘開。彼時祇因天明未久，趁輪船的客人尙少，又等了一刻多鐘，只見壽官、運佳兩個也俱來了。背後跟了飯司務、大林、肩上挑了副擔，一頭是一隻箱子，一頭是一隻網籃，大約分量甚重，挑得十分吃力。運佳手裏却拿了一支水煙管。珊卿看見走近，接着一同步下，拖船走進官艙間內。大林將箱子、網籃擺好。運佳見沒有別的事了，即將珊卿約到船頭上去談心。此時趁輪船的客人漸漸擁擠起來，運佳知道將要開船，遂與珊卿

話別仍舊帶了大林回去。這裏珊卿回到艙內，但見壽官迷迷離離的睡在炕上。珊卿問道：「昨夜什麼時候睡的？爲甚這樣疲倦？」壽官笑了一笑，不曾回答。那輪船上汽管却嗚嗚的怪響起來，接着輪機也軋軋的震動，不已。知道船已開了。珊卿看那艙裏的客人，也有二三十個，有一大半認識，並不與他兜搭官艙。是昨夜壽官派人來預先包的，所以沒有第三個人。便和壽官商量到了上海，如何看戲吃酒，如何坐馬車遊玩。又說上海人第一最講場面。你這一次到了上海，必須買一隻金鋼鑽戒指，帶帶壽官道：「金鋼鑽戒指要幾百塊洋錢，纔可以看得上眼。」珊卿道：「大約一千塊錢也可將就的了。我有一個朋友，乃是內行，到上海就可請他去買，包管挑選得翻頭十足。剛纔連娘舅在船頭上也同我說。這一次他沒到上海，一個錢派不着他。托我問你要辦一隻二三百塊錢的小金鋼鑽戒指，帶着回去。你道可好？」壽官聽了心

中。狠。不。高。興。却。又。不。好。回。絕。便。含。糊。着。答。應。了。一。句。珊。卿。知。道。他。不。大。願。意。從。新。講。起。上。海。的。景。緻。來。這。一。講。沿。沿。不。絕。直。講。到。十。二。點。鐘。輪。船。上。開。出。飯。來。纔。把。二。人。的。話。頭。剪。斷。珊。卿。是。矮。胖。身。材。本。來。怕。熱。又。因。坐。在。艙。內。氣。悶。已。極。一。吃。好。飯。便。立。到。船。頭。上。去。覺。得。水。面。上。吹。來。一。陣。陣。的。水。風。狠。是。涼。快。不。一。時。那。輪。船。出。了。港。口。輪。船。的。頁。子。吃。水。既。深。也。鼓。着。興。致。乘。風。破。浪。的。快。將。起。來。鶴。樹。村。到。上。海。的。水。路。一。總。一。百。二。十。里。恰。好。內。港。裏。一。半。路。浦。面。上。一。半。路。內。港。河。面。既。狹。吃。水。又。淺。又。有。水。草。所。以。要。走。足。六。個。鐘。點。及。至。一。出。了。口。浦。面。上。六。十。里。路。只。須。三。個。鐘。頭。就。可。傍。岸。此。時。早。已。行。到。龍。華。灣。的。浦。面。上。來。上。海。人。說。那。龍。華。灣。的。形。勢。有。兩。句。土。語。道。龍。華。十。八。灣。灣。灣。對。龍。華。果。然。那。龍。華。寺。的。寶。塔。早。已。望。見。只。有。末。二。兩。層。被。那。遠。遠。的。雲。樹。掩。住。看。不。出。來。這。時。天。剛。過。午。火。一。般。的。日。光。照。在。塔。上。映。得。金。

碧輝煌霞光奪目隱隱聽得龍華寺的疏鐘正在那裏一聲聲發人猛省。卿忽然想起今日坐是龍華弟一日的香訊須到三月十五爲止這半個月中凡在上海的墜鞭公子拾翠名姝沒有一個不到龍華來湊熱鬧的。當時回到艙中遂與壽官說明叫輪船經過龍華港時收一收港喚一隻擺渡船上岸那箱子網籃寄在賬房裏頭且待到了上海請輪船上張先生親自送到麥家圈東尙仁里老春申客棧等候輪船上張先生向來認識自然一口應允不到一刻時光船已到了龍華港口把汽管放響船上水手招到了一隻江北划船。珊卿扶着壽官過船那輪船重新鳴的一聲直達上海南碼頭而去。划子船却逆着水漫漫的搖進龍華港內進港沒有多路便見一項極闊的大橋橋的鐵欄杆上繫着龍華百步橋五個大字一過了橋見兩岸桃花開得正盛風翻處正如紅浪一般間有幾株碧綠的楊柳在那裏臨波展

笑似乎叫人不可錯過春光的意思。划船一直搖到滬杭鐵路龍華車站左面淺灘上。停住。珊卿給了四角洋錢船錢。便同壽官上岸。龍華地方。珊卿來過數次。路徑是認識的。向西走入鎮中。彎向北面。便是龍華寺的正門。那游龍華的紅勇綠女。早已人多於卿。寺前約有二十餘畝空地。除正中留出一條甬道外。兩傍地上。悉行搭蓋席棚。棚內有賣清茶的。有買各色點心的。有賣荷蘭水皮酒的。都是趁着龍華香訊。臨時開設起來。也算是一種投機生意。更有左近鄉婦。籃中裝着香燭紙錠。兜攬遊客。燒香。幸虧龍華寺山門。建得高大。又開有三個正門。更有傍院的門出入。所以遊客雖多。並不十分擁擠。珊卿與壽官兩個。走進正門。只見中間塑着個極大的彌勒佛。張開了口。對進來的遊客。似在那裏呵呵好笑。兩邊塑着魔家四將。一個個相貌猙獰。那泥身塑有一丈多高。珊卿對壽官道。這便是俗語說的四金剛。聽說起先。

沒有。這。樣。塑。得。大。的。祇。因。上。海。堂。子。裏。的。林。黛。玉。陸。蘭。芬。等。四。個。人。到。這。裏。來。燒。香。許。下。心。愿。改。塑。法。身。纔。得。這。樣。又。高。又。大。他。們。自。從。塑。像。之。後。也。得。了。四。大。金。剛。的。美。名。咧。壽。官。那。裏。辨。得。出。這。話。的。真。假。便。問。林。陸。之。外。還。有。兩。個。叫。什。麼。名。字。珊。卿。道。一。個。是。金。小。寶。一。個。是。張。書。玉。陸。蘭。芬。已。經。死。了。金。小。寶。最。得。意。嫁。了。個。人。聞。已。一。同。到。外。國。遊。學。張。書。玉。不。曉。得。嫁。了。人。沒。有。只。剩。一。個。林。黛。玉。現。在。女。戲。館。中。串。髦。兒。戲。壽。官。聽。了。從。新。對。那。坭。像。望。了。一。望。攜。着。珊。卿。的。手。步。進。大。雄。寶。殿。供。的。是。什。麼。佛。像。他。也。不。暇。觀。看。只。顧。揀。那。燒。香。的。婦。女。暗。暗。評。頭。品。足。忙。個。不。了。內。中。有。三。四。停。俱。是。上。海。來。的。妓。女。與。些。娘。姨。大。姐。也。有。幾。個。與。珊。卿。壽。官。相。識。的。略。略。點。一。點。頭。算。是。招。呼。兩。個。人。一。面。觀。看。一。面。再。往。後。埭。走。去。一。處。處。莫。不。香。烟。繚。繞。直。走。至。第。七。埭。方。丈。中。纔。覺。得。清。爽。了。些。此。刻。已。有。四。點。多。鐘。還。有。幾。個。客。人。却。在。

那裏吃齋。知客僧見二人進內，送上了兩碗茶來。這茶很是沸燙，不能上日。珊卿道：「我們到外面去吃荷蘭水罷。」壽官道：「好。」珊卿給了知客僧兩角茶錢，便從左首五百尊羅漢殿穿出去，走至山門口頭，有一羣一羣的馬夫，並有兩個摩托卡車夫都上來兜回上海的生意。內有一個馬夫名喚阿土，是認得壽官的上來，叫了聲壽少爺，問坐的是那一家馬車。壽官道：「我剛從家中出來，在龍華港上岸，沒坐馬車。」阿土道：「我是放空車來的，可要配起馬車回上海去。」壽官道：「你配起馬來也好。」我與三先生要往酒排間去歇一歇。力一面講，一面同珊卿到一個蘆棚搭成的酒牌間內，說是上海分來的海國春，也算西餐館兒，揀了一個座位，吩咐侍者開了一瓶皮酒，一瓶汽水，恰在舉起玻璃杯暢飲，鼻觀裏忽觸着一股香氣，香得甜迷迷的。從酒排間外面直撲進來，正想那裏來的這種異香，忽有兩個人帶笑帶言的進來道：「我

說。是。三。先。生。和。壽。少。爺。兩。個。可。是。沒。有。看。錯。這。才。來。有。分。教。正。是

晨鐘暮鼓難教醒。

燕語鶯雲易着迷。

不知來者二人是誰，何與珊珊壽官相識，且看下回分解。



社會小說 海上銷金窟

第二回

酒醒燈闌驚鴻閃影

風馳電掣快馬違章

却說酒樓間內進來的人一個是妓女小金黛玉一個是包黛玉的大姐阿娥黛玉穿一身銀紅茜紗的薄棉襖袴生就一張粉臉上蓋漆黑的頭髮梳了一根辮子阿娥穿的是藍漳緞夾襖下着桃灰花緞夾褲生得杏臉妖嬈柳眉斌媚梳一個墜馬髻中間插了隻珠子小蝴蝶更覺得帶有幾分蕩意一隻手挽了黛玉的手一頭與珊卿壽官招呼一頭走將進來小金黛玉也含笑叫了一聲三少又叫了一聲壽少爺就在壽官的左面兩隻椅子上坐下若說珊卿與阿娥相識尙在三年以前正是珊卿洋貨生意失敗又虧空了店中銀子逃回鶴樹村的時候阿娥處吃了三椋酒叫了四五十個堂差

洋錢分文未付。直至去年，同壽官來到上海，就將小金、黛玉薦與壽官去做。又暗中授意阿娥說明壽官是鶴樹村的有名富戶，不上三四日，便把壽官勾搭上手，將他帶來的一千幾百塊錢，有一大半澆裹在自己身上。珊卿纔算把從前少阿娥的酒局洋錢抵償完結。阿娥也着實感激珊卿，便從此打成一路。今日帶了黛玉至龍華來，又與壽官相遇。這種緣分，自然心中十分得意。當下對着壽官笑道：「你倒很好。既然到了上海，爲什麼不到我們院子裏來？」壽官道：「我即刻纔到上海，因在輪船上看見了龍華塔影，三先生想起今日是龍華第一日香訊，就在龍華港口叫了一隻划子，船划進來的。阿娥念佛道：『阿彌陀佛！你到了上海，我不要再着急了。』壽官說道：『你急什麼？阿娥微笑道：『且等一同到了上海，再對你講。』珊卿道：『你們不要不急不急的講，個不了時候已經不早。』大家可以回上海了。阿娥道：『真個不錯。院子裏今天有一檯。」

酒恐怕客人将要來了。你們沒有馬車，祇好四個人，一輛一輛，一同坐罷。壽官道：馬車已經有了一大車行裏的。阿土是放空車來的。方纔遇見了我，我已叫他把馬配好，要立刻好走。於是四個人一同起身。珊卿叫拿賬來付過了。錢阿娥又將汽水瓶內餘剩的汽水，倒在杯子裏，喝了一口，便同黛玉往外。珊卿壽官跟在後面，走到龍華製造分局前的空地上，見那馬車和摩托車，停得密密層層。阿娥坐來的馬車，夫紀全一大，的馬車，夫阿土看見自己的客人來了，各把馬車開上幾步，招呼衆人坐下。見有四五個鄉下孩子，手內各拿着一捆折枝桃花，口中同時說道：可要買花，可要賣幾枝桃花。另有一個小孩把花直湊到壽官馬車上去。大凡上海坐馬車的客人，十停中有八九停喜歡桃花，買了來插在車上。使馬車上的人看見是遊龍華回來的標識，壽官當下買了兩枝，一枝交與阿娥，一枝插在自己車上。此時回上海。

的。車。子。已。經。紛。紛。開。動。阿。娥。的。馬。車。在。前。壽。官。的。馬。車。在。後。再。後。面。的。車。輛。更。接。二。連。三。的。沿。沿。不。絕。這。時。候。正。是。夕。陽。初。下。飛。塵。不。揚。草。軟。沙。平。風。高。氣。爽。馬。路。兩。邊。的。綠。柳。陰。中。藏。着。幾。個。黃。鸝。也。在。那。裏。一。聲。聲。喚。出。江。南。春。意。不。防。過。了。製。造。局。的。望。道。橋。便。是。高。昌。廟。到。斜。橋。的。馬。路。那。馬。路。轉。灣。角。上。來。了。幾。羣。流。氓。口。中。好。嗎。好。嗎。的。叫。個。不。住。手。中。各。拿。着。大。塊。沙。泥。揀。坐。有。女。客。的。馬。車。上。摔。來。阿。娥。同。小。金。黛。玉。的。頭。上。身。上。摔。得。如。飛。蝗。一。般。叫。苦。不。迭。直。待。過。了。斜。橋。到。西。門。外。熱。鬧。區。處。始。止。阿。娥。等。馬。車。走。過。了。東。新。橋。回。轉。身。體。高。聲。對。壽。官。道。我。在。生。意。上。等。你。你。到。了。棧。房。之。後。同。三。先。生。就。來。便。與。壽。官。的。馬。車。分。路。壽。官。吩。咐。阿。土。不。必。馬。路。上。再。兜。圈。子。直。奔。至。麥。家。圈。東。尙。仁。里。弄。口。停。住。壽。官。與。珊。卿。下。車。阿。土。拉。着。空。車。自。去。馬。車。錢。緩。天。總。算。進。弄。第。二。家。便。是。老。春。申。旅。館。那。開。旅。館。的。老。班。也。是。鶴。樹。村。人。

姓姚名喚子鴻。早已站在旅館門口笑呵呵的。接着道：裏面請坐。輪船上張先生已來了好一回。了語次將二人讓至裏邊。隨問今日游龍華的人可多。并道：元號房間已經舒齊好了。那輪船上張先生也跟了進來。將箱子網籃點與壽官看過。壽官叫珊卿另外送他一塊洋錢。張先生謝了自去。這老春申是個中等旅館。惟有元號房間却十分寬大。共有兩隻鐵牀。一隻炕榻。鐵牀上的被褥早已鋪摺得整整齊齊。壽官與珊卿兩個不約而同的都道吃力。各在鐵床上躺了下去。茶房阿四絞上手巾沖好了一壺茶。又送進當日的兩張報紙來。擺在靠窗桌上。壽官見了起身到窗口桌上翻那報紙。第三張本埠新聞背後的戲海看對珊卿道：今晚可要到阿娥那裏一同吃了夜飯去聽戲罷。珊卿聽罷也坐起來道：可是新新舞臺去戲。是新新舞臺的最好脚色也齊。但不知小叫天今晚排的是什麼戲。正要一同檢那報紙上戲。

目觀看却聽得賬房裏的姚子鴻高聲問。可是尋浦西來的壽少爺。壽少爺在元號房間裏頭又聽他笑着道你的本事真是不小。可是有無綫電報的壽少爺。今日剛到上海你們就會尋到這裏。接着一個女人聲氣答道要打什麼無綫電報。我們在龍華就會見了珊卿。同壽官抬頭看時正是剛纔龍華一同回來的阿娥。見他身上另換了一件淡夾灰杭機花緞夾襖。帶着笑走將進來。對壽官道今日遊龍華的人真是不少。祇恨馬路上的流氓中國那些巡捕管也不去管他。我夾襖上被黃沙泥摔了一身。那泥又是濕的。此刻刷都刷他不好。到底你們男人家便宜流氓都不敢來惹。安然的回來了。好幾時了。壽官道我們也纔祇坐定。正同三先生談起今晚想約你一同看戲。恰好你已來了。珊卿道你剛纔不是說今日生意上有客人吃酒麼。怎得走了出來。阿娥道客人是做手面上來的。此刻檯面已經擺好用不着我照。

應落得到這裏來說着。挽了壽官的手，走到鐵牀上，並肩坐下。又喁喁的道：「今日你到上海，真是再要巧也。沒有院子裏的本家，昨日起連做兩天生日。我有幾戶客人，偏都不在上海。今日千方百計，由做手央懇熟客吃了一椋赤脚酒。真覺沒有面子。現在我已經將大房間讓出，請你邀些朋友再替我去補吃一椋。諒來一定答應我的。」珊卿聽了，笑起來道：「你們在酒排間的時候，一個說着急，一個說不急，我就猜得着。今日生意上一定有甚花頭。但是已經有了一椋，也可以將就了。壽少爺同我今日剛到上海，請客一時沒處去請。壽官道一些不錯，吃椋酒，狠是容易。請客真是一件難事。」阿娥道：「三先生朋友很多，隨更請兩三個客好了。若說房間裏有了一椋，已可過得過去。這話原是不錯，祇因我佔了院子裏兩個大房間，一個亭子，昨日也只有三個花頭。今日又是椋赤脚酒，本家雖沒有說話，別人家房間裏不要笑麼。」

卿道。既然如此。川沙的陳漢卿。是常住在上海。樣你也認識。輪船上講起。要辦戒子。可以請他來的。還有個范雲飛。不曉得可在大雄旅館。也可以去請他。連這裏的賬房姚子鴻。我們已有五個人。也勉強吃得成了。阿娥道。五個人。剛好一桌坐起來。甚是寬暢。請客票到院子裏去寫罷。寫了。便叫相幫去請。狠是容易。壽官聽了。起勁起來。逼着珊卿快穿馬褂。阿娥順手將衣架上。還有一件馬褂。急替壽官披在身上。便叫茶房鎖門。珊卿走到賬房裏面。請姚子鴻。停刻在小金黛玉家吃酒。小金黛玉的妓院。即在小普慶里。出了春申旅館。祇須轉一個彎。已經走到昇院門口。搭起了一班洋臺打唱。客堂裏。點着兩三斤大的蠟燭。中間供着一隻香斗。左首的房間內。有客人在那裏擺酒。叫來的局。擠了一房客堂中的龜奴。看見阿娥帶了兩個人來。便在扶梯邊。喊了一聲。客人上來。阿娥挽了壽官的手。珊卿隨在後面。一同走上。



扶梯房間裏一個粗做娘姨立時迎將出來。珊卿走進大房間去，見果然空着那亭子間的門簾也掛起在那裏。壽官偷眼望去，見一桌上有八九個人。那主人是個鬍子像有四十幾歲的年紀了，正在看個清楚，却被阿娥一把拖了進去。隨問那老娘姨道：「小先生呢？」娘姨道：「小先生堂差去了。」大約馬上就來。此刻又走進來一個年紀輕的娘姨，把珊卿壽官二人脫下的馬褂接去掛好。阿娥便把桌上盤內的硯瓦加了些水磨好了，墨請珊卿寫請客票。珊卿照旅館中所說，寫了陳漢卿范雲飛兩張，並加上一張姚子鴻的壽。官道：「雲飛是做清和三華英的。」華英家也發一張去。上次還有風月報館裏認得的吳曉雲也可去請他。到來珊卿點頭當即補寫兩張，一併發出。過了刻，相幫回報請的客一齊就來。清和坊華英家因自己在那裏請客，請此地先坐，不必相等。接着相幫又喊客人上來。阿娥迎出房間，撩起門簾說道：

壽少爺朋友來壽官急忙起身見來的乃是陳漢卿並帶着一個驀生朋友動問姓名知道姓汪名喚松生係四川開辦礦務到上海來招股的住在漢卿家裏所以一同前來停了一回那風月報館的吳曉雲旅館裏的姚子鴻均先後都到那陳漢卿同着吳曉雲問壽官幾時到上海的壽官說今日纔到曉雲聽了含笑對着阿娥像要說出別種話來珊卿攔住着道此刻客已齊了雲飛今日他自做主人我們不要等他把首椅讓出就好了遂命阿娥快擺檯面珊卿便趕着幫寫局票陳漢卿叫的是三馬路麗珠汪松生是迎春坊一弄花鶯鶯吳曉雲叫了兩個一個是同春坊鳳樓一個是西蒼芳花如錦姚子鴻叫的就在開的旅館隔壁是東尚仁宜春小榭同壽官叫了一個三馬路若耶花自己叫了一個南平安的金如玉却另外註上金鳳跟局四個字局票發出檯面也已擺好那亭子房間的客人一時散盡阿娥趕

着到扶梯邊送客恰好小金黛玉出局回來壽官等已經入座黛玉循例斟過了。一遍酒坐在壽官背後自己。和準了二胡唱了一段李陵碑中嘆楊家的京調。珊卿喝了一聲彩。上過兩道熱盆壽官想着范雲飛尙未見到分付廚房裏大菜慢上。阿娥答應關照下去。珊卿見此刻所到的局祇有兩三個人尙覺清爽。便對陳漢卿道。漢兄這兩日手中金鋼鑽進出可多。漢卿道。昨日有一只戒指。足有六個克拉。翻頭也好。只要一千五百塊洋錢。倘使有人要買。你可介紹。珊卿道。就是鏡非講起。他要想辦一只漢卿道。鏡兒要買這只鑽戒。價目真是最便宜了。要買儘可買得。壽官道。六個克拉。我的手上可帶得出麼。漢卿笑道。狠帶得出。我見過上海最大的鑽石。不過八個克拉。有另可惜。今日沒有帶在身上。鏡兒可是仍舊寓在老春申旅館。我明日飯後到你旅館中來你看。見過了大小就曉得了。說着又對衆人笑道。大家請用。

酒罷不要聽我講金鋼鑽連累諸位菜都不吃說得合席哈哈大笑於是壽官擺了個莊一時觥籌交錯來起直開到補上大菜併後三道菜上齊叫的局也散去大半那讓出首座的范雲飛依然未到壽官對珊卿道雲飛今日自作主人大約一時不能脫身我們上乾稀飯罷珊卿等正要答應倏見一個客人更帶了一個容光四照的先生闖上席來不是范雲飛是誰那帶來的局乃是清和坊三弄的華英阿娥看見詫道阿呀客人上來怎的樓下那些相幫都沒有見大少對不起你壽官等也立起身來招呼祇見雲飛已吃得滿臉緋紅立着對壽官說道今日我請一個鄉親是最喜歡開酒的因請了兩個會吃酒的朋友陪他直至此刻檯面纔散以致來得遲了我也吃得很醉此地若要打牌我不妨叫華英代打壽官道牌想不必打了你不吃酒可以略坐一坐雲飛道這樣最好但我身子也坐不住了你得暇可以到大

雄來談談。又向席上拱一拱手。道：恕我先走。先走仍舊攜着華英的手。匆匆下樓。壽官與阿娥送至扶梯邊。纔回。此刻席上有吃稀飯的。也有不吃的。各自陸續道謝散去。房間裏便撒去檯面。祇剩壽官珊卿二人。壽官心中就想不回旅館。反是阿娥催着他。道：你今日纔到上海。又在龍華上岸。鬧了一日。想來身子勞頓極了。可同三先生早些回到旅館養息。一下罷說着。又湊在壽官的耳邊道：你知道我沒有第二戶客人的。今日剛巧不巧不能留你。明日晚上你就好住在這裏。壽官聽了。沒法阿娥隨在衣架上拿下二人的馬褂代爲穿好。一同下樓送至門口。囑付二人回棧早睡。纔回身進去。壽官在懷中掏出時辰表一看。剛十點鐘。對珊卿道：我們到大雄去找范雲飛。罷明日鄉下寄二千塊洋錢出來。就可在雲飛的莊上去兌換鈔票。免去貼水。珊卿道：恐怕雲飛吃醉了酒。回公館了。壽官道：好在時候尙早。白跑一踰也不

要緊當時二人由小普慶出大和豐弄朝西走至石路轉角見一部新式小四輪馬車由南而北如飛的一閃而過那車上坐着一個女子彷彿竟是阿娥的樣兒珊卿也看見正是阿娥並看清他身上穿的還是被流氓摔沙泥的那件漳緞夾襖壽官指着對珊卿看道咦你看阿娥怎得到此珊卿呆了一呆道祇恐不是他麼馬車走得很快我正面沒看清楚側面果然很像壽官道我看一定是阿娥無疑珊卿道阿娥沒有出來得這樣的快你若疑心我們大雄裏去過之後回到棧房叫阿四去看他一看就明白了壽官點首稱是便一同到三馬路大雄旅館賬房回說范先生因多用了酒此地來灣過一灣就回公館去了二人祇得退了出來各喚了一部黃包車拖回東尚仁弄口珊卿下車摸出一角洋錢叫兩個車夫去分壽官也已下車一同進弄回至春申旅館茶房阿四開了房門珊卿却在外面小遺又到賬房裏兜

了一轉纔慢慢的走進房間。壽官已在那裏喊茶房。阿四阿四手中拿了一壺茶奔進房去。珊卿道：你把茶壺放下。快到小普慶小金黛玉家房內叫阿娥姐立刻就來說。壽少爺有要緊說話等。他面講阿四答應放下茶壺便去。不消七八分鐘回來。答道：我一直走到樓上。阿娥姐已在炕牀上睡了。我說壽少爺叫你快去。他道：此刻有些小肚子疼。起身不來。倘有要緊說話可請壽少爺自己過去。珊卿道：如何？我說你看差了。請你休要胡思亂想。早些睡罷。壽官始默然不語。連晚少睡。又因今日又起來過早。有些倦意。便叫茶房帶上房門倒頭睡下。珊卿也便安睡。暫且慢表。再說帶醉回去的范雲飛。他並不是上海人。原籍安徽。父親單名一個申字。在光緒中年間做過兩任學政。後來鶴樹村出了一件海盜大案。上峯委他父親查辦。他父親就在鶴樹村駐紮了兩年有餘。始將此案辦竣。彼時雲飛年祇十八。新從美國遊學歸。

來住宅在上海戈登路上。知道父親在鶴樹村辦理此案，便往來上海鶴樹村之間。所以鶴樹村一帶的紳士，沒有一個不與范雲飛相識。到了宣統三年，他的父親去世，便也就插身政界，想要巴個出頭。無如政海潮流瞬息萬變，冒過了好幾次險，却慢慢的灰心下來。現在却棄官就賈，在後馬路合股開了一家錢莊，又在三馬路開了個大雄旅館，將後面十三號房間作爲每日駐足辦事之所。倘有別處來的相識朋友，就可以便宜下榻。當晚在小普慶小金黛玉家出來，將華英送到了清和坊，便坐包車至大雄旅館雲飛走到自己房中。有一個十三四歲的童兒，名喚毛男，斟上茶來，喝了一口，覺得胸中有些作泛，問毛男：「今天可有人來？」毛男說：「並沒有人。」也沒有甚事情，他遂開了衣廚，換了一件厚呢馬褂，穿在身上，囑付毛男：「睡包車夫阿福聽了，知是要回公館，將那車燈點亮，等雲飛坐好，把車子拖出旅館門口順着。」



三馬路由駒馬廳轉彎，一路飛跑，此時雲飛覺得一陣陣涼風拂面，始將吃的酒吹醒了許多。剛走到戈登路口，聽得後面有一部馬車飛也似的跑得甚快，等到近身看時，見馬車上坐着一個女子，面貌甚熟，想了一下，原來就是小金黛玉家幫同值檯面的那個大姐。暗想此時夜靜更深，他一個人朝西到那裏去，真好奇怪。心中一路思索，那馬車早已去得連影子也不見自己的包車已過了。戈登路捕房到自家門口了。阿福將門上電鈴按了兩按，卽有一個鬚髮蒼白的老二爺出來開門。阿福拉進車子，與老二爺把鐵柵門關好，便分頭收拾睡去。雲飛走到西首的書房內，隨手開了電燈。知道時候已經不早，並不上樓去驚動家人。將長衣寬去，就在那客榻上睡下。因連夜爲酒所困，這一睡直睡到次日十一點多，鍾纔醒起來梳洗已畢。見靠窗寫字檯上有郵局寄來的五六封信，內中有緊要的，剛寫了一封回信。

那老娘姨金媽已來問開中飯。雲飛道：我胸口有些煩悶，又是纔祇起身，讓上房裏先吃飯罷。說罷，將幾封回信寫好，黏上郵票，貼慢慢的踱到後面屋內。見正室單氏正同了一子二女，坐在一桌上吃飯。三個子女是挨肩坐的。頂大的是六歲，都有奶媽在傍照料。他妻子見丈夫進來，開口問道：你雖然胃口不好，可要少吃一口。今日的口菇湯，煮得甚好，很下飯的。雲飛道：胃口呆，還是不吃爲妙。若使勉強吃了，反不舒服。遂取調羹，祇喝了一口湯，便坐在側首椅上，看着他們吃飯。雲飛是板規的，每日下午兩點鐘後，須到大雄旅館料理個人的私務。此刻與妻子略略談些家事，見已到了時候，仍舊坐上車子，由阿福送至旅館。那賬房迎着道：海鹽的巢麟生先生今日來了。在樓上四十號房間。說那巢麟生的家世，他祖父由鹽務起家，在各處開有醬園甚多，到得麟生手裏，却也性喜結納。在鶴樹村也分設有一個醬園，還是

雲飛的父親在鶴村樹辦理沿海盜案的時候已經相識。今日雲飛聽他到了，急忙上樓看他。見麟生俯着身子在那箱子裏翻着什麼衣裳似的回首見了雲飛，便將箱子蓋好，上前握着手道：「久違久違。」雲飛道：「你可是在海鹽府上來？」麟生道：「不是這一次，在蘇州昨夜趁夜車來的。」又笑道：「昨夜在火車上遇見了一個女朋友，約我今日在愚園吃茶。我曉得你兩點鐘後一定要到此地，已叫茶房去喊馬車。」我們一同去罷。」雲飛道：「你喜歡的就是女朋友？」麟生道：「這女朋友你也認識，並不是約他私會，停刻到了愚園，不過談一會心。」大家除破破除積悶罷了。二人正在說得高興，一個茶房泡好了兩碗茶，托着進來，放在桌上。對麟生道：「巢先生的馬車已經到了。」麟生因問雲飛：「還是這裏坐一下子，還是就到愚園？」雲飛道：「此刻就去也好。」隨喚茶房鎖門，回到樓下十三號房內，彎了一彎，雲飛沒有別的事情，遂一同出門，坐上馬

車望大馬路迤。四過泥城橋。馬夫加上一鞭。那馬四蹄。騰舉直奔。靜安寺路。而去。不料剛至派克路口。斜刺裏又來了一部馬車。雲飛瞥眼。望去見車上坐的。却是趙壽官與宋珊卿兩個。這馬奔得十分迅速。真個風馳電掣。一般頃刻。問搶過麟生的馬車。直到前面。麟生正想也叫馬夫加鞭。跟在後面。這一個當兒。却來了一個三壞頭。暗差巡捕。攔在馬路上。邊將壽官的馬車一把。用手扣住。馬夫拉定韁繩。呆呆的。不敢再動。正是。

肯教讓爾揚鞭去。不道逢人攪轡留。

欲知趙壽官的馬車。被巡捕扣住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社會小說  
海上銷金窟

第三回

感興廢愚園談往事

觀勝負快閣訪良朋

却說范雲飛與巢麟生兩人坐馬車同往愚園剛走至派克路口忽來了趙壽官宋珊卿的快馬車正想追上去與他們招呼那壽官的馬車放的太快竟被一個暗差巡捕一把扣住雲飛知道租界中章程快馬車最易肇禍巡捕遇見一定要捉進捕房罰金完事又知道壽官有的是錢珊卿在租界上閱歷甚深現在帮着他在暗中消耗所以事前並不告誡由着馬夫出足轡頭那是無可奈何的事後見這個巡捕果然押着那輛快車壽官和珊卿仍舊坐在車上同往大馬路捕房而去麟生雖在鶴樹村開着一個醬園一年祇去得一二次故却與壽官不甚相識由雲飛將他的歷史約略講了一番

又說壽官這人心地甚是聰明，有時也能聽人勸解，只是他祖父過於溺愛，又有兩個人從中作祟，一個也是姓宋，乃是他的母舅，一個就是同坐在車上的宋珊卿。因壽官的祖父一個月祇給壽官五六十塊洋錢，那裏穀用兩個人就幫同想法到處借錢，及至借到了手，引着他在鄉下濫嫖狂賭，無所不爲，幾幾乎成了鶴樹村的一霸。現在聽說珊卿替他想的法子，乃是專出重利向人借貸，借票上寫明須待祖父去世，然後還清。這一次到了上海，正不將來如何結局。麟生道：你說壽官尙能穀聽人勸解，你與他也算是個相識，何不勸勸他呢？雲飛道：人在着迷的時候，苦口勸他，也是沒用。卽以你我二人論，我的近况你曉得的，堂子裏的應酬可以免得，然將這種地方割絕了，他心中似乎又有一點不以為然，你却犯有兩種大病。第一現在禁煙時代，你偏偏仍要吸他，第二是見色啼饑，請你不要生氣，紅樓夢上饑鼠的賈璉。

恐怕也沒有這樣的比你急色你一向認識的臨秋閣看他場面上待你總算過得過去你却另外尋私窩子走去年年底下一節又做了一個林媛媛同他製了好些衣飾這種事可是有的麟生笑道雖有此事你說得我也太過分了那裏有多少衣飾製過二人在馬車上一路閉談那馬路上却靜悄悄的只有兩傍的穀樹遮得密葉撐天濃陰覆地從這綠葉叢中一陣陣透出涼風來不一時愚園在望見那白牆上寫着愚園兩個大字馬車直進大門停住看守園門的人上來收了兩角洋錢遊資園內停有兩三部馬車想也是遊園來的雲飛今日尙沒吃過飲食天氣又甚煩燥覺得有些口渴遂同麟生從左首兜進過了一條木板小橋便是船廳的正面雲飛是愚園常來的園中各處堂館大半相識到了船廳當有兩個堂館上前引至水閣中間茶桌上坐下泡上一碗紅茶又紋上手巾麟生一年只有三五次到上海

園林勝景。雖不十分留戀。這愚園却也常來消遣。消遣今番。到來覺得園中。又蕭索了許多。三五個茶客也零星星的散在四處。寂靜不聞人聲。俯首看那池沼之中。都是些萍草榆葉鋪滿水面。因太息對雲飛道。上海幾個花園。山石樹木總算愚園結構得最好。不知什麼緣故。遊園的人很少。反不如空空洞洞。張園的安壇第一家。很喜歡他。雲飛道。這愚園聽說當時是姓葉的產業。佈置得極爲精緻。金石書畫也都講究。更有崑班戲。髦兒戲。後來崑班戲聽的人少。遂成了廣陵散了。髦兒戲都是女孩子。有精沒彩的毫無興趣。也就停止。四壁挂的名人字畫。聞有被人竊去不少。葉氏家產也中落了。便把這園子讓掉。現在那個園主。說是武進劉氏。也不十分得意。又有變買的消息。將來的主人翁。還不知是那一個呢。麟生看那四面所挂幾副對聯。真個俱是極平常的手筆。看到中間的抱柱對下款。落的是湯壽潛撰。張鑑



書那聯語是人海獨尋詩。在馬遠畫中春申浦畔夕陽閒把酒。正大江東去。怒浪西來平泛泛的沒甚筆趣。想或者是冒名的。反是上面的幾塊匾額。覺得蒼勁秀拔。各有所長。高邕之臨的北魏碑。得少佳趣四字。尤爲筆姿飛逸。因回頭問雲飛道。高老先生。現在有了年紀。這筆墨恐也疎率了。雲飛慨然道。韶華如水。人生得意之秋。能有幾時。不要說筆墨。就是這個愚園。記得我十二三歲時候。到此沒一天。不是花鳥迎人。高朋滿座。現在風景依然。却成了流水夕陽相對無語的景像。前日接到杭州盛籛仙寄來一卷詩稿。刻的都是他幼年筆墨。中間有幾首愚園的題壁詩。我尙記有一首末二句道。四面荷花三水面。中央亭子正梳粧。還有兩句是不去藥欄閒鬥草。浴蓮深處學箏琶。描寫當年情事。真是歷歷在目。這船廳就是他詩中的中央亭子。現在三面環繞的水。都已墨黑的污濁不堪。那裏還可以種甚荷花。打從右首。

進園進來的第一個靜室。便是浴蓮深處。現在遊客都不去駐足。還有什麼  
箏。琶。可聽。這真叫做勝會不常。滄桑易變了。麟生聽了也覺得有今昔盛衰  
之感。大家默然相向了好一會。雲飛忽笑着道。你不用感觸了。了十幾個醬  
園東去。耽閣十幾天。西去耽閣十幾天。算是查賬。又好帶着遊歷。倒是你約  
的女朋友爲什麼。此刻還沒有來。祇恐盼得眼睛有些癢了。麟生也笑道。我  
那裏有什麼女朋友約的。就是那臨秋閣。他昨晚也在蘇州。趁夜車回上海。  
的遇見了。糾纏不清。他說我到了上海。一定要將行李搬到他生意上去。你  
想如何使得。他又道。我到了上海。決不借住棧房。一定到林媛媛那一邊去。  
後來又要送我到大陸旅館。我真被他纏得沒法。始應許他。今天晚上一定  
擺一檯酒。又約他飯。後到愚園來。纔得心中歡喜。此刻時候。既還沒來。我們  
不必等他。雲飛道。如何天下事。真是無獨有偶。壽官第一日到上海。就遇見

了。阿娥當晚就在他院中擺酒。你又在火車上遇見臨秋閣。也就答應他擺酒請客。你還要我去勸甚壽官請開槍到你自己身上。可要人來勸麼。麟生道。並不是我一到上海就同臨秋閣吃酒。你還不曉得他的利害呢。雲飛正要問怎麼利害。誰知預先約定的臨秋閣未曾到來。那快馬車被拘的趙壽官。宋珊卿兩人却已走進裏面。麟生與二人尙是初會。免不得彼此通問姓名。那堂倌見有客到。也來問可再要泡茶。雲飛道。時候已經不早。可以不用泡罷。那珊卿滿面盡是油汗。將堂倌送上來的手巾接連揩了兩把。始開口道。今日真是悔氣。飯後同鏡非到派克路姓陳的那裏取一隻鑽戒出來。馬夫阿土說他駕車的那一匹馬販到上海。纔三四天。小走又穩。又快。故而走了。派克路叫他放了一個駒子。恰與二位遇見。想要使那馬走得慢些。已經不及被暗差巡捕拘進捕房。罰了五十塊錢。你想這種錢花得有趣麼。

雲飛道：跑快馬車罰幾塊錢，這是常有的事，休要放在心上。不過我們要坐馬車，喜的乃是舒暢，放快馬不但易於肇禍，並且坐在車上顛播得很不自在。然近聞有種馬車，第一次客人坐他馬車，酒錢給得少了，並憎嫌他車上太慢，他等你再去坐時，就揀着有巡捕的地方，故意問可要放得快些？只要坐客答應一聲，他便把馬鞭得橫奔直跳起來。巡捕看見了，自然拖到捕房，照章罰錢。任憑客人破鈔，他却置身事外。所以我們常在上海的人，不時坐坐馬車，萬不可像外國人趕買匯票似的，偶或闖出事來，便是馬夫的责任。與我們坐客毫無關係。麟生聽罷，連道：雲兄說得不差。壽官將左手中指上帶的一隻鑽戒脫下，搵與雲飛道：雲兄請估一估。這隻鑽戒一千四百塊洋錢，可貴。雲飛接在手中，看過又向亮光中照了一照，道：不好算貴。可惜略帶一點點黃色。麟生也接來看了一看，道：價錢貴些不妨，終是購辦了一件裝飾品。

仍舊將戒交還壽官帶好。却站起身來道：「我們走罷。」雲飛道：「你貴相知，還沒來，可是不等他了。」麟生道：「不用等他，這種人是有口無心的。」我們就到他生意上去也好。」雲飛道：「可是四人同去。」麟生道：「同去最好。」我本來一個朋友都沒有約，只有一個堂兄在法租界醬園裏的，可以請他。」壽官問到那一家去。雲飛代答是清和坊二弄臨秋閣家。壽官對着雲飛道：「我昨日請你喝酒，坐也沒坐，本想今晚再在大餐館請你，不道又是巢麟翁的主人，祇好奉陪。」明後日再專誠請你罷。」珊卿當下也答應同去。由麟生惠了茶賬，並不再去兜看園景，一同從敦雅堂左首過浴蓮深處出去。各人坐上馬車。此時天色雖暮，馬路上的電燈，因日光還沒退盡，故未十分光亮。行經王家沙珊家園一帶，麟生關照馬夫到清和坊停車。壽官的馬車賬是總付的，麟生的馬車賬付馬夫向大雄旅館賬房中去取。四個人下了馬車，進清和坊二弄第四

家。即便是臨秋閣的院子。臨秋閣是樓下房間。客堂中那些相幫。正欲喊客人進來。四個人早已走至房中。臨秋閣的做手阿寶。見是麟生。叫了一聲。巢老。又說各位大少請坐。臨秋閣正在對鏡。晚粧。兩隻手合着在那裏調粉。把衣袖勒至臂彎。黃澄澄兩隻金鐲。映着雪白的粉臂。煞是耀目。見有客人進內。也急站了起來。麟生道。你好你好。叫我等在愚園。怎麼此刻尙沒有梳洗。臨秋閣笑道。昨晚在火車上。顛到上海。睡了下去。休想便醒。巢老請你原諒。我這一次。罷雲飛道。你曉得堂子裏人。是有口無心的。此刻怎麼又來責備起來。阿寶聽了。代臨秋閣分辯道。堂子裏人。並不是有口無心。大小姐睡至四點鐘起來。還想到愚園來的。因爲忽又起了頭痛。你看他頭角上眉心中。不是俱提着痧。麼說着。隨手把烟盤取出。擺在炕上。裝好了一筒烟。又發了兩個烟泡。請麟生吸煙。並說各位大少。可要用些點心。雲飛因今日還沒有

吃過飯。就點了一杯牛奶茶。帶一客清拖司。珊卿點了半齋的蹄子麵。鱗生與壽官。俱要等一下再吃。那炕上裝好的烟餅兩個。煙泡却被鱗生吸得乾乾淨淨。吸罷坐了起來。將桌上的請客票寫了一張。請那法租界醬園裏的堂兄巢佩之。那佩之做的先生錦月閣。是臨秋閣的同榜姊妹。算是臨秋閣妹子。房間却在樓上。知道了也走下樓來。帮在房間中應酬。此刻雲飛叫的牛奶茶拖司。已經送到。雲飛將茶喝完。拖司吃得半塊。看那壁上的掛鐘。祇有五點二刻。因笑着道。我們吃酒時候。尙早。靜坐在這裏。乏味不如先打一場牌。罷。鱗生是主人家。不容不贊成的。壽官也即允許。珊卿却躊躇道。可能讓兄弟去。去再來。壽官道。你要到那裏去。珊卿道。我另外要去會個朋友。鱗生道。這麼樣罷。請你先代打幾副待家。兄佩之來了。讓他珊卿始無從推却。房間中人聽得說。要打牌。露着滿面笑容。當即撤開檯子。將麻雀牌倒出四

個人扳位就坐。言定打十元底的二四入座。後雲飛卽寫了一張局票。叫前弄華英代和剛打了四五副牌。請的巢佩之已到。珊珊卽站起身來。將牌讓與佩之去打。自己吃那叫來的蹄子麵。接着華英的局也已來了。跟局老三帶了一張請客票來說。還是上午送到院子裏的。雲飛讓華英坐下打牌。自己瞧那老三手中的請客票。見是許頌三請在三馬路林文香家。老三道。你可去麼。雲飛道。我這兩日身體不好不去也罷。此地打好了牌。也還有一檯酒說着。向炕榻上躺了下去。此時臨秋閣晚粧已罷。親自斟了杯茶。捧與雲飛卽坐在炕榻前方杌子上。雲飛見臨秋閣一張晚霞似的臉兒。兩個秋水般的眼兒。素口凝脂。修眉入鬢。眉心中提出一條絕細的俏痣。果覺十分嫵媚。又看那巢麟生是一個不修邊幅的。身上衣襟上同袖口上都是油漬。夾着些鴉片煙漬。覺得與臨秋閣比起來不大相配。臨秋閣見雲飛看了自己。



又看麟生呆呆的看個不住有些不好意思起來笑對着雲飛道你同巢老是常來的還要儘管看我做甚雲飛道你生得這樣齊整巢老不會細細賞鑑却把我的眼光不知不覺的看住了華英就在炕榻橫面聽見了側轉頭來對着雲飛微微一笑忙又把頭側了過去臨秋閣早已覺着停了一回俏俏的對着雲飛笑道可看見麼被你相好留了心去了其時巢佩之忽嚷着道代打牌的開中風對子大家留些兒心雲飛把眼斜着一看見華英手中一副一色的索子摸不上三兩圈竟然自摸九索對倒成了一副二百四十和大牌臨秋閣低聲笑道真是寫意相好要好了代打的牌和出來也是大的雲飛道我與華英祇算是個朋友不能夠算相好巢老今天纔到上海一樣事都沒有幹就來打牌吃酒臨了這裏就是他的旅館這纔是要好相好呢臨秋閣瞟了一眼却又湊着雲飛耳邊道我臨秋閣沒有待差巢老不料

自從去年認識了清和坊沿馬路的林媛媛看他到這裏來終是露着不起勁的樣兒。范大少你還不知道媛媛娘老二的手段呢。但我總算與巢老認識有兩年多了。只要林媛媛也同我一樣算他爭氣。雲飛聽臨秋閣所說的話倒也有些意思。正要聽他再講下去打的牌四圈已畢。重起手巾。華英也要轉局去了。請雲飛自己去打。並說此地坐了檯面就來叫局。便同着老三出外。雲飛坐將下去。見自己面前有三四十塊洋錢。都是華英替他贏的。牌風已被打盛。甚是高興。留心看房內的人。見臨秋閣坐在麟生身傍。錦月閣坐在佩之身傍。那首先代打牌的宋珊卿。却没有見。因問壽官珊卿。可是看朋友去了。麟生笑道。還是你看得臨秋閣上眼。說他生得齊整。時候去的說得雲飛笑。將起來看官。你道珊卿可是真個去會什麼朋友麼。却是心中擔了一件老大的心事。他想麟生打完了牌。就要擺酒。壽官一定須叫小金。

黛玉的局。阿娥一定跟來。昨晚的事，却沒有與他會同。不要被壽官問穿。須知大家有些不便。因候巢佩之上了場。自己灌飽了一碗麵。便抽身出院。一口氣奔至小普慶。小金黛玉房中。見小金黛玉領口上圍了一塊白絲巾。是隔着辮子上的油漬。坐在中間桌上。打五關牌。看見珊卿進內。與一個年紀輕的娘姨阿珠一同站了起來。珊卿道：「阿娥姐呢？」阿珠道：「睡在亭子間裏。珊卿便走將進去。見房間裏墨黑的電燈都沒有開。遂把電機一扭。頓時大放光明。見那阿娥橫睡在床穿了一身米色新企呢夾襖。褲似在外面纔到生意上來。把左臂枕在頭上。兀是雙眸緊合。港夢正濃。珊卿坐在床口。將他立時推醒。阿娥迷迷離離張開睡眼。見是珊卿。急忙問道：「你可是與壽少爺一同來的？」說着把身體坐了起來。恰好阿珠倒進一杯熱茶。授與珊卿。阿娥用手接來。呷了兩口。珊卿道：「壽官並沒有來。祇有我一個人。我要問你昨夜我。」

們。檯。面。散。後。你。就。來。不。及。的。坐。上。馬。車。是。到。那。裏。去。的。阿。娥。聽。了。把。雙。眉。一。蹙。道。你。可。是。看。見。我。麼。壽。少。爺。也。看。見。沒。有。珊。卿。哼。了。一。聲。道。你。催。他。快。回。棧。房。他。却。要。我。同。到。大。雄。旅。館。找。姓。范。的。剛。走。至。石。路。口。你。坐。在。馬。車。上。飛。也。似。的。插。身。跑。過。怎。得。不。見。他。當。時。就。逼。我。回。來。找。你。由。我。代。你。硬。辯。說。你。沒。有。出。來。的。這。樣。快。又。說。且。俟。到。過。了。大。雄。旅。館。回。到。自。己。棧。中。再。着。茶。房。看。你。他。纔。勉。強。應。許。了。等。到。我。們。回。棧。我。又。暗。囑。茶。房。阿。四。假。意。跑。了。一。個。空。蹺。叫。他。回。覆。壽。官。說。你。因。爲。腹。痛。已。經。睡。下。壽。官。纔。得。相。信。沒。講。什。麼。他。此。刻。在。清。和。二。臨。秋。閣。家。就。要。來。叫。局。了。倘。然。問。起。昨。夜。的。事。你。只。要。照。我。將。囑。付。茶。房。阿。四。的。話。對。答。着。他。包。管。無。事。但。昨。夜。究。竟。到。那。地。方。去。在。我。面。前。必。須。要。實。說。纔。興。阿。娥。知。道。這。一。件。事。斷。不。過。珊。卿。因。實。說。道。我。本。來。不。瞞。你。的。還。是。半。個。月。前。我。跟。堂。差。到。海。國。春。大。菜。館。元。號。房。間。裏。有。

個客人看見了我轉了個局隔了一日這客人邀着朋友就到生意上吃了一檯酒又打了一場牌另外更乾折了一場和錢看他手面甚是豪爽聽說他有好幾個礦山現到上海住在靜安寺路西首的桑田別墅却從此不時到我生意上來一禮拜中阿娥講到此句笑了一笑頓住了口並不再說珊珊笑道你儘管講難道同我還有什麼講不出口的話麼阿娥始把身體湊緊珊珊低聲說道這客人一禮拜中定有兩三日一定要我到他旅館內去住宿一夜我吃了這堂子飯看在銀錢面上真是沒法珊珊道這客人叫什麼名字阿娥道朋友都叫他羅震武他另外有一個朋友姓丁同往在桑田別墅用起錢來更是闊綽做的先生就是你做的南平安金玉妹子金如仙不到二十幾天沒有一天不是打牌就是吃吃珊珊道想必你當真交進桃花運了所以做到這種戶頭客人一個不算還有壽官也拿着錢送到上

海來用阿娥道你不要說我交運我此刻自己想想又要到桑田別墅又要防壽少爺到這裏來一個身體叫我怎樣分得開來你可有甚法子替我想一個纔好珊卿道這真是一件難事叫我怎樣想法阿娥道黛玉今年已十五歲也勉強可以做大先生了你可從中撮合起來做個媒人讓壽少爺來有個交情只要他與黛玉要好就不再同我來歪纏了珊卿道你平日看他們兩個人可有些意思麼阿娥道此刻的小先生還有什麼不懂得的壽少爺上次在上海沒有一天不同他調笑攪作一團是我把他們防得太緊了到底沒甚事情但壽少爺這一次到上海不知他洋錢可曾帶足珊卿正要告訴壽官帶出來的數目却見小金黛玉走進房來手中拿了一張局票說是壽少爺來叫局了珊卿道他們檯面還沒有擺想必叫的定是牌局說着就立起身來道你們可先去罷我不好跟着同走當時因別了阿娥回到春

申旅館見自己元號房間並不鎖上，且已開了電燈，推進房間一看，却是金如玉家跟局的金鳳坐在床口上。珊卿見了，仍將門掩上，也向床沿上坐將下來。金鳳道：「今天我鄉下的娘上來了，你上次叫我帶回去的一百五十塊洋錢，說是不夠。珊卿道：「不夠，由他，不夠，此種口生八字，鄉下人看得鄭重，其事據我看將起來，一個錢也不值。若動了我的火，不要連這一百五十塊錢也休想送與他們。原來珊卿上次同壽官到申，把一個阿娥生生的送與壽官享用，自己未免寂寞。後來叫了金如玉的局見跟局的金鳳，是個鄉下初出來的，雖然身軀生得短小一些，好在自己身體本來也不甚高大。此時饑不擇食，就同金鳳纏起來，也是前世的孽緣。知道金鳳雖許了人家，那未婚夫已經死掉，竟情情願願在壽官的款項裏頭省出一百五十塊錢，叫金鳳的娘拿回去，將八字取出，彼此過割。誰知那男家認做金鳳的娘，有錢一

口咬定要加一倍。金鳳的娘沒法，就把這件事擱了下來。今日剛從蘇州回到上海，知道珊卿到了，就一長一短告訴金鳳。金鳳來告訴珊卿，見珊卿一口同絕。金鳳默然無語。珊卿覺得過意不去，乃道：「這件事不用講，他想你尙還沒吃夜飯，可喚茶房叫夜飯吃罷。」因隨意點了兩三樣菜，分付阿四去叫，并帶二斤花雕，兩人等酒菜送到，對坐共飲。金鳳又道：「自己跟的先生近來生意不好，樓上的金如仙做着了一戶好客人，每日房間擠得沒空。」珊卿道：「人家生意雖好，不要去眼紅。他你跟了我，立個門口，平日一些開消，終還容易鄉下的事，讓他們尋到上海，再說我自自然有妥當辦法。」當時兩個人三杯下肚，百事都忘。珊卿竟把巢麟生的臨秋閣的一局置之度外，又料得定壽官今晚決不回棧，遂將夜飯吃完，又閒談了一會，竟與金鳳雙雙安寢。次日醒來，早已滿窗紅日，直至停午，已過壽官。兀是未回，金鳳蓬著頭，自回生意。



上梳洗那賬房姚子鴻却走進來道信局裏卽刻到二千塊洋錢是壽少爺府上寄出來的已經用賬房裏圖畫打過回條的了珊卿命放在賬房裏暫寄等到兩點多鐘壽官纔興匆匆的回來含笑問道鄉下的款子可曾寄來珊卿道今朝一早就寄到了壽官道我昨夜已經同范雲飛議定約我今日先到大雄旅館一同再到他莊上去調換鈔票你可在箱子裏再拿一千塊洋錢與我又命阿四到弄口叫阿土進來把洋錢搬上馬車與珊卿兩個人坐上一直到三馬路大雄旅館那大雄的賬房剛因有事站在門口見了珊卿壽官知是來尋范雲飛的回說今日因到了一個朝鮮人被朋友拖到四馬路快閣看下圍棋去了壽官因馬車上裝着洋錢拖來拖去不便又一時不能換取鈔票倒覺呆了一呆珊卿道這樣罷你就在車上停在此地我到快閣尋范雲飛回來然後一同去罷壽官道好珊卿僱了部東洋車尋到

四馬路浙江路轉角一家酒樓上頭纔看見快閣兩個字。珊卿停下車子走上樓面。見那范雲飛同一個日本裝束的人目不傍視正在那裏圍棋。棋子已佈了大半盤。正是。

噉他坐耗千金產。輸我閒消一局棋。

這盤棋的勝負如何。范雲飛究竟同珊卿壽官二人將鈔票去換來沒有。且看下回分解。

小說會  
海上銷金窟

第四回 好大言侷促受譏評 得小惠荒唐聯嫵姬

却說那個快閣開設在一家酒樓上面。祇有十幾張茶桌。每桌上俱擺着棋盤。棋子。其間圍棋居多。間有一二張桌上。擺着象棋。各處人到了上海。若耽橋中雅趣的。莫不知道這個快閣。乃是個圍棋所在。只是說也奇怪。百工技藝也關係着國家盛衰。棋雖小道。亦同此理。當有清最盛的時代。有王徐施范諸家同爲棋中聖手。現在日本島國精於此道的人。得邀政府上賞。然欲與我國古人抗手。恐仍要辟易千里。范雲飛性素嗜奕。沒有事情的時候。也常到快閣走走。一局頻敲。藉消長晝。平時嘗對人說。倘使王徐施范復生。定可授自己四子。然半生遊蹤。所至南歷江浙北涉幽燕。却只有對子的。亦可見中國圍棋一道。日漸退化。那開快閣的主人姓吳。也是個中能手。恐怕世

上的圍棋。一日衰敗。一日遂闢了。這一個茶社。先把上海會下棋的召集起來。也算是保存一種國粹。後來居然日新月盛。被他推廣開來。上一日到了。一個朝鮮國籍的金振韓。快閣主人與他對奕。連負兩盤。那金振韓對於快閣主人。却以地主之誼相待。故並沒有睹什麼彩。次日過了午後兩點鐘。就到大雄旅館。把范雲飛請來。這次說定是下彩的。金振韓要下十塊洋錢一盤。雲飛請減少一半。並定每日一盤。下過兩盤之後。定局結賬。珊卿趕到快閣。見雲飛正與一個日本裝束的人。目不傍視。把全神灌注在棋盤上。下棋。珊卿走近桌傍。不便開口。好容易等有一刻時光。纔見雲飛下了一子。珊卿心中已急得不能再待。雲飛也已覺着微笑。問道對不住。可是同鏡非到我棧中來換鈔票麼。珊兒可請先回去。同他在十三號房間中等我。那洋錢就教賬房裏暫擺一擺。最多兩個鐘點。我這盤棋完了。就來。就是天氣晚些也。

不要緊。珊卿聽了，知道雲飛脾氣性急，不來，祇得退下。快閣仍坐了來時的  
那部車子，回到三馬路，見阿土的馬車，尙還停着。壽官已不在車上，因卽給  
了車資，走進大雄旅館，見壽官坐在賬房裏。面那三千塊洋錢，却擺在一張  
方桌之上。珊卿却在賬房外站定，對壽官道：「雲飛叫我們到十三號房間裏  
去等他。」賬房裏人聽了，就命一個茶房將壽官、珊卿領到後面十三號內。壽  
官與珊卿進房，祇見這個房間是兩間併做一間，甚是寬大，却空空洞洞的。  
祇有一張鐵牀，牀門前一張沙發牀，橫頭一口外國衣櫥，靠窗口一張大寫  
字檯。中間却擺着一張大菜檯，上罩雪白的檯毯。這大菜檯足可坐得二、三  
十人。檯上沒甚擺設，中間祇有一個大花瓶，瓶中插了幾枝開足的桃花。壽  
官與珊卿相將坐下，有童兒送上兩杯茶來，垂着手立過一邊。壽官道：「雲飛  
呢？珊卿道：「還在那裏。」同一個像日本人樣兒的下棋。此刻纔祇半盤，恐怕有

一兩點鐘要等。所以叫我先回。同你在這裏候他。壽官道：「一過五點鐘，錢莊上只好明日去了。」珊卿道：「雲飛說天色晚些，也不要緊的。」壽官聽了，默然。忽又向珊卿問道：「你昨日晚上從臨秋閣家出來，走到那裏去了？」以致後來坐檯面時，連主人祇有四個麟生見你一去不回，就說吃花酒的朋友最是沒有信用。我倒替你擔保說：「你不會失約。」誰知你永遠不來，後來還是在三馬路請范雲飛去的。許頌三與那花月報館裏的吳曉雲請得來了。席上有了六人，方不寂寞。珊卿道：「那吳曉雲與雲飛麟生兩個不相識的，如何會去請他？」壽官縐眉頭道：「這是我的不好。昨天請了他來，反害他坍足了一個檯。要是換了你，我再也容不住身。」珊卿道：「可是雲飛看不入眼，與他有什麼衝突麼？」壽官道：「不是不是。起先將要擺檯面的時候，外面有一個賣報的送進一張報來，說是臨秋閣被人家上了報。房間裏就拿兩個銅板買了一張那報上。」

果有一條登着臨秋閣的事情說臨秋閣姿色尙佳惜乎生性淫蕩現聞偕某客同往西湖領略三竺六橋間春色雲飛見了說他從前認識兩個朋友辦過笑林報與繁華報格局甚是整嚴落筆一絲不苟現在雖有小報那裏有甚價值儘着他們登載是那臨秋閣却發急道我們吃生意飯的人被人瞎七瞎八報上寫上幾句名氣很不好聽我因養娘在鄉下生病昨日回蘇州去了一次那裏同客人到過杭州真是無中生有嚼他的蛆我一時口快了些說辦風月報的主人我認識的可要去請他到來吃酒叫他明天更正巢麟生還沒有應允臨秋閣就拿了請客票逼我寫了去請等到各人寫好的局票發出剛坐到檯面上吳曉雲已經來了留好一個位置就在雲飛的下首大家通過姓名上過幾道菜麟生就拿出這張報來代臨秋閣辯白說他並沒到杭州去吳曉雲却也見機說是傍人投稿來的早知道是麟翁

的貴相知就是有這件事也一定不敢登載。既然傳聞者誤明日決定與他更正。這樣一來我想就可以太平平吃酒了。真是奇巧不巧。范雲飛叫的華英來了。曉雲見華英坐在自己的隔肩。便又與雲飛攀談起來。自稱兄弟。說現在辦報也是一件難事。一報有一報的論調。不是爲政府利用。就是作黨人機關。反是我這張風月報最爲公正。也能風行一時。去年有一個妓女生意相貌生得都極平常。被我在報紙上揄揚鼓吹了好幾次。不到半個多月。別的不要說他。每夜出的堂差就有三四十個。說着雙眼注定華英看頭。相脚起來彷彿是這樣一個先生。只要請我載在報上。怕不是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的意思。華英偏不解他。一團好意。竟睬也不去睬他。雲飛却向曉雲問道。你揄揚鼓吹是那一個。叫甚名字。曉雲見問甚得意。道就是清和坊這裏前弄的華英。被我登報之後。生意一天好似一天。論華英的相貌。雖不十



分出色他的心。却生得玲瓏透剔。隔了一兩天。親自到我報館裏來。把我請去。特地備酒。請我嗣後。便常到我報館中來。在華英。算是知恩報恩。只是我一介書生。承他只樣看待。心中反覺過意不去。說時。又在懷中掏出一塊粉紅邊的絲巾。在席上一灑。說是華英新送與他的。珊瑚道。曉雲說的華英。可就是雲飛叫來的。不是壽官道。怎的不是其時席上的人。祇道清和坊。還有一個同名的華英。不甚措意。那華英却對着曉雲道。大少。這清和坊共有幾個華英。你可個個認識。他麼。曉雲放出一本正經的面孔道。你說的話。好奇怪。不要說清和坊的華英。祇有一個上海合堂子裏也。只有這一個名字。我既不認得他。他如何會送手帕與我。昨日晚上華英。還到報館裏來看我呢。說時。眉宇間做出洋洋得意之狀。誰知雲飛聽了第一個哈哈大笑。其餘合席的人。再也休想忍耐得住。華英却不慌不忙對曉雲道。我就是清和坊。

的華英你大少却從沒有來照應過我我也沒有同你認識更沒有這樣的  
手帕子送你被你說得竟會知恩報恩這樣要好真正是奇怪極了曉雲聽  
了這幾句話你想當時何等難過不由不臉上漲得通紅如同豬肺一般半  
句答不出甚話來還是麟生忠厚替他代爲飾詞道此刻堂子裏同名字的  
先生很多曉雲先生所說的華英必定另外還有一個或者看見華英坐在  
他傍邊故意同他取笑也是有的說罷便催衆人猜拳鬧酒纔算把這事攔  
過不提珊瑚聽壽官說完了道這真是曉雲自取其辱不能怪着別人我因  
爲尋訪一個朋友同我有些往來他說同我到南市去可以算結與我誰知  
到了南市仍舊沒有算帳却一把拖住了我定要留我同吃夜飯我也曉得  
你清和坊檯面散後一定要到小普慶去的樂得讓你們清清爽爽也就並  
不去找你了壽官道還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阿娥跟局到檯面上雲飛說

上夜在戈登路轉彎角看見他坐在馬車上往西而去幸虧此事我先曾差阿四前去看過否則一先一後的與雲飛差不多時候看見阿娥就要分辯也分辯不清了珊卿笑道這叫做人有相像佛有相像你本來太覺瞎疑心了此時暮春天氣五點鐘後房中已略有些黑暗那送茶進來的童兒就在門後一個樞鈕上一按中間大菜檯上裝着三盞電燈同時並亮珊卿斜着身體看那門口外面進進出出的人忽見巢麟生一個人從外面進內忙與壽官站起身來珊卿告過昨夜失約之罪麟生看房中只有壽官珊卿兩個問雲飛可是還沒有來珊卿道他在四馬路快閣下棋我已去看過一次叫我同鏡兄在此等他已等了好一會了麟生就也坐了下來又閒談了許多時候范雲飛仍不見他來麟生與壽官珊卿商議正要飭人到快閣去催却見一個茶房送進雲飛的兩張請客票來一張請壽官珊卿二人一張請的

麟生在三馬路臨跑馬廳利泰番菜館十六號房間。珊卿道他如何會到了利泰。麟生道：「不要去問他，我們去罷。」壽官與珊卿一同答應。經過賬房門口，壽官托賬房裏將三千款子暫寄一寄，出了旅館門口，邀麟生坐上馬車，直利泰門前停下。三個人下車進內，電鈴已鳴聲不絕，即有侍者上前問明房間，領到十六號內。另有一個侍者說道：「請三位在此先坐。」范先生被客人請在二十號內待我。我去請壽官聽了，數着房間的號碼去找。見二十號內一共賓主五人，主位是昨夜臨秋閣家遲到的許頌三，上首坐的兩個洋裝朋友，年紀甚輕，下首便是雲飛。還有一個記得就是前晚在阿娥亭子間吃酒的那個連腮鬍子客人。壽官見了退了回來，正要告訴珊卿。范雲飛隨後已走了。過來對珊卿道：「今日累你等得久了，又讓麟生、珊卿坐下請三個人點菜。」麟生因食量有限，祇點了三樣菜。壽官、珊卿是公司菜。雲飛沒有胃口，况

在二十號已吃過了些。祇點了一客湯一道菜陪着他們。麟生却叫侍者送上局票。叫了清和坊沿馬路林媛媛。壽官寫了個小金黛玉。珊卿堅執不肯叫局。雲飛也就沒叫。當下大家吃過第一道湯。珊卿問道。雲翁可是在快閣下棋。被朋友請到這裏來的一盤棋。可曾贏了。那日本人雲飛道。這日本裝束的是朝鮮人。名字叫金振韓。他們是出來行道來的。這人棋品很好。是我輸了兩子半。與他二十號的一局。是預先約定的。這主人就是昨晚麟生兄檯面上。我請他來的。許頌三因爲我連日胸口煩悶。恐怕發生別的疾病。今日上午。就到他醫寓診治。同時有一個着洋裝的。也在那裏候診。頌三知道我最愛朋友。就介紹我與他相識。這人是四川人。姓丁。新從日本回來。同一個姓羅的朋友。住在桑田別墅。因愛他人品學問甚好。頌三有一個外甥女。竟要許配與他。今日約在這裏晚餐。又約了外甥女的哥子。算是相親的意。

思。此。刻。一。齊。在。二。十。號。房。間。裏。且。住。那。許。頌。三。外。甥。女。的。哥。子。究。竟。姓。甚。名。誰。這。姓。丁。的。與。頌。三。有。無。世。誼。頌。三。貿。貿。然。以。外。甥。女。終。身。許。配。著。書。的。若。不。先。表。白。一。下。豈。不。害。看。書。的。茫。無。頭。緒。好。在。他。們。此。刻。刀。叉。並。舉。正。在。吃。他。大。菜。的。時。候。讓。著。者。來。表。個。明。白。原。來。這。許。頌。三。是。個。世。代。儒。醫。傳。到。頌。三。手。裏。醫。道。甚。是。高。明。雖。然。四。十。以。外。年。紀。倒。也。詩。酒。風。流。只。是。素。有。劉。盤。龍。之。癖。喝。雉。鳴。盧。千。金。不。惜。平。日。所。收。醫。金。雖。富。却。常。有。些。入。不。敷。出。他。有。一。家。親。戚。便。是。那。外。甥。胡。逢。辰。逢。辰。父。親。在。日。在。蘇。州。織。造。衙。門。充。當。總。書。衙。門。裏。每。年。收。進。來。白。花。花。的。銀。子。都。是。他。一。個。人。掌。管。看。見。銀。子。來。得。容。易。當。做。自。己。的。一。樣。竟。與。那。閩。門。一。帶。及。燈。船。上。的。妓。女。一。個。個。認。識。起。來。衙。門。裏。的。帑。銀。如。何。可。以。移。動。後。來。發。覺。總。書。被。官。革。掉。虧。空。的。銀。子。將。家。中。產。業。相。抵。遂。遷。到。上。海。來。居。住。自。己。却。得。了。個。相。如。消。渴。的。病。症。當。時。許。

頌三就同他悉心醫治也是他命運已絕平時頌三醫道甚好這個症偏偏醫錯用的藥都是些麥冬生地你想這水不濟火的病如何可以峻補不上半個多月引得虛火愈覺上升就一命嗚呼了他的妻室許氏便是頌三同父異母的妹子尙在少艾之年遺下一子一女均十歲左右幸得頌三支持度活現在胡逢辰却開了一個英文夜校他妹子也新從西文女塾裏畢業出來男長女大一娶一嫁也是不容易的事頌三却未免擔上了一件心事一日有一個坐汽車穿洋裝的人登門求診生的乃是胃病接連一共來了三四次頌三見他排場闊綽舉止軒昂就請問籍貫姓氏纔知道是四川人從日本遊學歸來姓丁名喚士杰到滬未久與一個同鄉姓羅的住在桑田別墅他一身的學問也無從辨別却與頌三同具樗蒲之好有一家逢春總會是個秘密賭場中輸贏甚巨頌三是常到的有一天見了士杰也在那

裏推莊頌三不便去打站在一邊靜看誰知莊風甚好不上三四方牌贏了三千幾百塊錢士杰就撒手結住頌三見沒有人來接推便自己坐下做莊士杰見頌三先是沒有打過自己的莊也就站在下首閒看頌三第一方牌推完贏了二百塊錢光景第二方第一條那牌就出了眼子是個活吃死配吃了上門夾活配了。下門獨色有的死門等到第二條推出去那下風如同會齊的一般大家打在下門有一千塊錢左右頌三把骰子擲出却是七點下門揀取第二副一碰是見一張地牌一張梅花同時失望頌三拿兩張牌作兩起翻第一張翻出來也是地牌便存有一大半穩吃的意思誰知再拿贖下的這張牌翻開一看那手立刻似乎有人按住再也不願意去翻他下門分明變了活門手中那一張牌偏不肯多生一點竟然是張三六引得合桌的人高興得幾乎鼓噪起來頌三把頭搖了一搖道這牌真是扣得利害



遂把檯面上錢數請按注配出。要想站起身來讓與別人做莊，丁士杰見了笑道：「許先生可挺一條麼？」頌三道恐怕挺不出，他士杰道：「這是進出關頭，正好做次輸贏。」頌三聽言之有理，又想把輸出的錢扳他回來，就將配過的牌收進，把第三副牌推出，贏家沒一個不重打下門，還有幾個連腰包裏所有的錢一籮腦兒挖將出來，一齊打上。頌三約略一數，竟有三千幾百塊錢。他平日間的輸贏最多以一千元爲度，今見加上三培上副牌，除去贏下來的，已配去七八百塊了。心中未免有些着慌，無奈牌已出頭，士杰又站在傍邊，也不能再計什麼利害，就命人送上一把熱手巾，將兩手揩擦乾淨，又把兩顆骰子也用手巾擦了。兩擦方纔用力望外一擲，那裏知道牌落輸路，花骨無靈，及至亮出牌來，下門竟然連活頌三雖說是個常入賭局的慣家，到了此刻手脚也有些灘軟下來，略略定了定神，知道今晚帶的錢已是不敷在

身邊皮夾內盡行掏了出來將檯面上零星小注一一配出配到六七百塊錢已完了只得將左手帶的一隻鑽戒脫下向兩個贏家抵足一千塊錢言定三日內取贖那檯面上兀是尙有一千幾百塊錢未配頌三請頭家暫墊或代爲擔保頭家雖知道頌三是靠得住的賭客但因數目太大一時答應不下士杰見了懊悔不應叫頌三挺這一牌覺得過意不去慨然對他說道洋錢我這裏有遂拿出一束鈔票數了一千五百元交給頌三頌三接了纔把檯面掃清尙剩一百多元也就不作背城借一之舉約了士杰同時走出總會頌三說適纔蒙借之款准明日到桑田別墅奉還看士杰坐上汽車自己方僱了一部黃包車回家到了次日上午那抱病上門候診的人不少頌三起身後叫掛號處在水牌上寫了幾家拔號出診便坐了常日看診的馬車直達靜安寺路桑田別墅這別墅乃是個入西國籍的廣東人開的收

拾得一處處窗明兒淨花木清幽由茶房將頌三直領到後面三層樓上士杰的房內士杰並不在房靠窗口却坐着一個女客仔細一看是席面上常遇見的南平安金如仙如仙見進來的是許頌三疾忙站了起來頌三道你可是也來看丁大少的不知他到那裏去了如仙笑道他在會餐室裏早餐說着士杰恰好已餐畢同房見了頌三說了一聲勞駕請他坐下頌三指着金如仙道這可是你的貴相知士杰含笑點頭頌三從懷中取出一張中國銀行一千五百元的支單交與士杰說昨天多承厚愛借墊鉅款現請收下士杰決不肯收怪頌三瞧他不起說昨晚不應累你多輸了三千塊錢何必急急還我請你將抵出去的鑽戒先去取他回來頌三見士杰十分懇摯倒不便再言祇得把原票收回仍舊放入懷內自此兩個交情很深除代士杰醫治胃病之外那士杰深情眷愛的金如仙每逢院子裏吃酒打牌頌三

也就沒有一次不到過了。幾日探知士杰尙未授室，就將外甥女的家世相貌告訴士杰，微露代選東床之意。士杰天性粗爽，一口應允，却立有兩條條約：第一是世界歐化，東漸男女須競尙自由；第二是生性放浪，日後游行萬里，須不能攜帶家室。頌三看得士杰入眼，覺他言語舉動處處大方，兩條之約也竟代爲答應下來。當日就去告訴他同堂妹子，他妹子所生一子一女，完全靠在頌三一人身上撫養成。人自然不敢違背。到了晚間，帶着胡逢辰到利泰二十號約會。士杰一同晚餐，在頌三的意思，是讓他們郎舅兩個先行識面。又約范雲飛在座預備，請他日後做個媒人。書中已將情節表明，閱者定欲急看下文。且說當時雲飛在二十號內喫過了一道湯，聽了頌三一番談論，曉得已將逢辰的妹子許配士杰。雲飛想要依世俗慣例，讚美幾句，恰值十六號菜間內侍者上前相請，知道壽官珊卿等已到，遂回至自己大

菜間來。珊卿問起在快閣下棋如何。忽到這裏。請客雲飛將頌三把外甥女許配士杰。故而約在此間的話。約略述了一遍。又說明晚仍在這二十號內。聽說逢辰的母親及妹子等。一齊要來。壽官從來沒有聽見過。男女新人未曾結婚。先自會面。非常詫異。暗暗記在心上。雲飛問壽官你的三千塊錢。待我明日派人到莊上去換齊鈔票。你到飯後來取可好。壽官點頭應允。不一時。叫的局都已到齊。吃的菜也完了。二十號許頌三等先散。待者送過了咖啡茶。帶上一張菜單。雲飛提起筆來。簽了個字。大家散座。壽官帶了黛玉阿娥。麟生帶了林媛媛。同時道謝告別。珊卿與雲飛也就各回旅館。一宵易過。到了次日午後。壽官和珊卿先到大雄旅館。取了三千塊錢鈔票出來。略購了些雜物。就趕到利泰。要見識見識了士杰與胡逢辰妹子等。怎樣會面。正是。

作客有緣成眷屬。

登樓買醉卽神仙。

要知壽官和珊卿到了利泰番菜館。究竟丁士杰與胡逢辰妹子來與不來。此後又有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社會小說  
海上銷金窟

第五回 遺後患假醉悔尋仇 具先知遠遊甘謝客

却說壽官珊卿到利泰番菜館。其時祇有四點多鐘。樓上還是靜悄悄的。有三四個侍者圍在一張桌上。門那外國紙牌。見有客人上樓。纔立起身來。招呼壽官問道。十九號房間。可有人定去。沒有一個侍者在總水牌上一看。回道。沒有人定。遂引着二人入內。壽官一眼望見。二十號門欄上掛着一塊小小的白漆粉牌。果然上寫着許定兩字。知道頌三與他外甥女等一定來的。對珊卿道。可要去請雲飛。珊卿道。自然要請巢麟生也可。一同請來。說着便寫了兩張請客票。交與侍者發出。又命侍者先送上兩色點心。用個屏風把門口遮住。不到一刻多鐘。侍者回報。大雄旅館請客姓范的。今天沒有到棧。

姓巢的立刻就來壽官。生性是喜動不喜靜的。此刻與珊卿相對悶坐。覺得毫無興致。提着筆寫了一張請阿娥的請客票。珊卿道何必寫甚客票。祇要叫阿土用馬車接去是了。壽官笑道既然請他寫張客票去請有趣等了一會。小金黛玉房間裏的娘姨阿珠走了進來。手中拿着一張紙條。就是壽官請阿娥的含笑叫了一聲壽少爺。道阿娥姐到外虹口向小姊妹家探病去了。等他回到生意上來叫他馬上就來。又說可要先去叫小先生來陪陪。珊卿道等客齊了一同叫罷。阿珠道三先生可寫張局票讓我帶去。珊卿就依他寫了一張交與阿珠。阿珠接了道。偷然阿娥姐還沒有回到生意上。我帶小先生先來說着自去那利泰的房間。自十四號起至二十六號止。都靠在西藏路的沿馬路。壽官跨到洋臺上。見對面正是絕大的跑馬廳。看那四圍暮色已在半空籠罩下來。覺得比連晚渾濁濁的花天酒地胸襟爲之一曠。



又俯首看那馬路上來往車輛早已點上燈火。此刻到利泰來晚餐的客人絡繹不斷。壽官却注目在三馬路轉灣過來的車子。忽見一部人力車上坐的是巢麟生。回身向珊卿道：麟生來了。其時珊卿在大菜桌上把麟生叫的。林媛媛自己叫的金如玉兩張局票完全寫好。聽壽官說麟生已到。便即走將出來。等麟生步上扶梯。揚聲說道：麟兄請這裏來。麟生見壽官與珊卿迎他拱手不迭。一同讓入大菜間內。麟生坐下。珊卿道：范雲翁那裏鏡非也。去請的麟兄想必不會會面。所以沒有同來。麟生道：我來的時候曾到樓下看過。見十三號房門鎖着。問他的童兒毛男。據說戈登路公館來過電話。今日雲飛身子不大舒服。恐怕不能出來。壽官道：連晚在席面上見他。祇喝幾大杯酒。並不吃飯。疑惑他身上有病。今日真個不舒服了。麟生道：他的病就傷在酒上。公館又住得太遠。吃了酒的人回去時。一路吹風。最是容易受寒。好

在他身體結實不必他代憂心。我要問昨晚說許頌三把外甥女許與了士杰約在此處相見不知道來了沒有。壽官道我因爲也要看他們怎樣會面。飯後急忙買了幾樣東西就同珊卿來的間壁便就是二十號這裏是十九號所以我揀中這一間房。此刻他們還沒有來我們可先用些菜罷免得停一會又是要吃又是要看。珊卿道林媛媛的局票已經寫了麟兄可還要去叫臨秋閣來。麟生道叫林媛媛一個穀了。珊卿遂把各人點的菜單并局票發出那小金黛玉的局已經先到。壽官看他背後仍舊跟着一個阿珠。黛玉和麟生與珊卿兩個每晚相見循例一一招呼。壽官道阿娥可是虹口還沒有回來。阿珠應道是的。又說此刻院子裏有客人要擺檯面也在那裏候他回來。壽官正要問是那個客人吃酒聽見外邊一陣腳聲又夾着啞咯啞咯的女子皮鞋聲正到隔壁二十號去知道許頌三同他外甥女等來了與

麟生珊卿把脚步放輕走出洋臺向那二十號玻璃窗內張望黛玉與阿珠雖沒有知道爲甚緣故立起身也跟在後面那二十號內來的客人一個是許頌三壽官等認識他的一個不到二十歲年紀穿的西裝就是頌三的外甥胡逢辰此外却有三個女客兩個年紀不相上下望去都在十七八歲的光景一個確有三十外歲長條身材臉兒也長長的却猶眼波溜媚容光照人漆黑的一頭頭髮整理得異常光滑見他笑迷迷開口說道舅老爺坐在中間又用手向左首一排大菜椅上指道新奶奶澣香同我三個人就坐在此地對面讓丁家少爺同逢辰並坐壽官等纔曉得一個是逢辰的妻室一個是頌三的外甥女連名字叫澣香也聽得甚是明白看那姑嫂兩個却是一色打扮上身穿的印白縐夾襖下束黑縐裙足上穿的都是黑襪外着高底皮鞋一般吹彈得破的臉兒却各人有各人的相貌逢辰的妻子生的是

一張小圓臉。一雙小圓眼睛。非常伶俐。澣香生的是一張鵝蛋臉。可惜他同哥子一樣。略有些近視眼。所以戴着一副金絲托力克眼鏡。左頭角上的頭髮。分出一縷。一總束在把根上邊梳了一個教會裏的圓髻。一縷分出來用粉紅絲線縛了個結。簪上一朶外國海棠。此時大家據了位置。尙未坐下。那侍者又引進一個客來。年紀服式與逢辰相彷彿。除却了士杰外。還有誰呢。但見他一走進來。把頭上一頂常禮帽與手中一根司的克。授與侍者。逢辰的母親問頌三道。這可是了少爺。那士杰含糊的應了一聲。聽不出來。逢辰的妻子與澣香都低垂粉頸。在暗裏頭偷眼瞧着頌三一。一指點與士杰相識。指到澣香之時。士杰走至澣香身邊。也不顧西人男女握手的禮。必須女子先伸出手來。士杰却除下手套。先自伸出了手。要與澣香行禮。不想澣香體貼士杰。竟然也立時伸出手來。把士杰的手一握。只是兩朶紅雲從耳

根直泛到臉上。把個頭更加低了下去。麟生同壽官等相視而次。珊卿竟無心流露。隨口喝出一個好字。逢辰的母親似乎聽得窗外有人叫進一個侍者來發話道。何不索性把窗子開着好讓人家看個清楚。但各人有各人的大菜間一樣。俱是個人。只管有什麼好看。壽官等聽見要開窗子。慌得一同退了進來。珊卿用手掩住了口。眼睛水漉漉的。笑道。這是我自己不好。怎麼一個不留心。隨口替人家叫起好來。阿珠道。這位女太太也狠是利害。竟叫侍者索性開窗。人家反而不敢看他。說時三個人歸了坐位。侍者端上菜來。等到林媛媛同金如玉堂。差到時小金黛玉便站起身子對壽官說。院子裏的檯面將快坐了。恐怕沒人照應。我們祇好先去阿娥姐。倘然不來。你此地吃好了。請過來罷。說罷同阿珠自去。林媛媛金如玉各人帶有烏師。唱了兩支曲子。坐至菜已上齊。壽官付好了賬。方纔同去阿娥姐。終沒有來。壽官沒

奈何祇好散席臨行時看那二十號菜間早用屏風遮住一些瞧不出他麟生出了利泰門口要緊回棧房吃烟去了壽官因馬車已回轉車行喂料只得同珊卿一路步行由四馬路轉灣珊卿道可是回旅館去壽官道我們先去看看阿娥可曾回來到小普慶見弄口兩面的包車已經停滿踏進小金黛玉院子直冲上樓相幫照例喊了一聲客人房門口有人走出迎接正是阿娥挽起了兩隻衣袖好像是值檯面的樣兒一見壽官忙道亭子間裏坐罷便自跟隨進內說不是黛玉堂差回來我也想要到利泰來了再要想講第二句話聽那前房間檯面上一片聲高叫阿娥阿娥只得撒下壽官走到大房間裏去應酬誰知這一進去足有半個鐘點再也不回到亭子間來那小金黛玉同娘姨阿珠也祇進來轉去兩轉壽官心中十分難過看那珊卿已是迷迷糊糊橫睡着在床上只留一個老娘姨呆呆的坐在自己身旁因

厲聲道：「你可去喚阿娥進來。」老娘姨嚇了一跳，鼓着嘴起身往外。壽官也走到房門口，向那大房間內一望，見這席酒共有五六個客，四面圍的局，到不少。那主人就是自己。第一日到上海，他在亭子間內吃酒，并昨晚在利泰二十號的那個鬍子客人阿娥，見老娘姨進內，不等他開什麼口，便要出外。到後房間來，却被鬍子客人夾手一把拖在身上，又要想與阿娥接吻，阿娥忙用手隔開那兩面香腮，早已粘着鬍子的騷味。合席的人喝起好來，壽官看見，陡覺一股酸氣從尾閭骨直上丹田，立刻透至腦門，想要發作，又覺胆小。回身見妝臺上有吃剩的半瓶白蘭地，心裏轉念：「吃了酒可以壯膽，且可把酒裝在臉上，與那鬍子見個高下。」忙把瓶塞拔去，用茶杯倒了一大杯，也不顧這酒的力量利害，一口氣儘力嚥下，嚥到一大半過後，覺得鼻管裏都是辣氣，再也嚥不下肚，順手把茶杯往地下一摔，啞個粉碎，口中罵道：「可是房

間裏人一齊死了。大房間有人吃了酒，難道亭子間裏的客人可以不必應酬。珊卿本在那裏裝睡，見壽官忽動了氣，急忙站了起來。那外房間的客人聽見裏面發話，又聞摔茶杯的聲音，也就對阿娥道：「諒是他要你進去，一定不准你走。我們客邊人吃酒的規矩，向來全房間人不許走開一個打茶圍的客人擺什麼威，要擺威也擺一個檯面起來。若是雙檯，我們就把大房間讓他壽官跳起來道：『擺雙檯有甚希罕。』此時黛玉、阿珠并兩個粗做娘姨見壽官發怒，一齊奔了進來。阿珠把壽官按住道：『壽少爺休要如此。終是我們應酬不好，請看在阿娥的面上。』壽官見阿珠還要提起阿娥，更加把喉嚨放直道：『你可叫阿娥滾進來。雙檯快快與我擺好。把房間立刻讓我珊卿也嚷着道：『笑話房間裏沒人照應。大少爺發脾氣把茶杯碰碎，居然有人出來干預。』不知道是那裏的野種，也想到上海來撒潑。那吃酒的鬍子見有人罵他，



野種客邊人最恨。這一句話不由不大怒起來。本來把阿娥抱在。身上。此刻將他。一推。又將檯面。上一隻玻璃雞缸杯。拿在手中。走近亭子。房間門口。霍的直摔進去。幸虧珊卿眼快。急忙把頭一側。那杯摔在一只外國衣櫥上面。玻璃摔得粉碎。飛了一地。櫥門的玻璃面。却因原料甚厚。並沒損壞。珊卿見來勢不善。輕輕對壽官道。你坐在房間裏。不用同他們鬪口。我去叫阿土帶兩個人來。索性大家不必講理。這隻玻璃杯子。不是我側得快。被他摔破了。頭。難道也就罷了。說着。要走出扶梯口來。阿娥已經脫空了身體。奔將進來。如何肯容珊卿下去。一手把他緊緊拖住。心中却也有些發極。對珊卿道。三先生。你是不該應的。房間裏應酬不好。弄得兩面不肯相讓。只有勸勸壽少爺。纔好。你怎麼再去叫兩個人來。可是叫我把這斷命堂子飯不用吃了。那外房吃酒的客人。也把主人家竭力勸住。却有一兩個還在那裏助着發。

威壽官咬定要把大房間讓開。情愿擺個雙檯，不讓一定不依阿娥、阿珠等。勸了外房的主人，又要勸裏房間的壽官珊卿。正在鬧不得開交。樓下堂客中的相幫忽又高喊客人上來。却是許頌三和了士杰兩個。原來都是外房那個主人家的朋友。在沒有坐檯面的時候，早去請的。他們因在利泰就攔久了。直到胡逢辰一家散去，纔得趕到這裏。頌三跨進房門，見亭子房內的客人一個，乃是壽官也認識的。又見和大房間內語言嘈雜，夾着阿娥等兩面相勸。知道他們因事衝突，讓士杰走入大房間去。自己却到亭子間來。壽官見了，怒衝衝的說道：許先生請坐。我告訴你一件事，就把自己同珊卿來打茶圍。前房有人擺酒，不許房間裏人跑進裏面應酬。真是豈有此理。約略說了一遍。又道：我此刻請你吃酒，擺個雙檯。一定要把房間讓給我。頌三拍手笑道：你們兩面吃什麼醋，却弄到自己一家來了。前房的羅震武也是

我新相識的朋友若使我早來一刻就斷乎沒有此事讓我來同你們講了和罷說着走到大房間內那做主人的羅震武見了頌三也說上海人怎不講理一開口就罵人野種問他是什麼東西頌三道算了算了轉過來都是朋友也不用吃甚醋了又對着阿娥笑道你不要假癡假呆大約你就是個醋罐子還不快與我拿張請客票來阿娥見頌三道着心病一時頓住了口回不出甚話來只得拿了張請客票送與頌三却不知有何作用頌三在請客票上寫了趙鏡非立刻酒叙幾個字又向阿娥問道還有一位客人姓甚阿娥道姓宋頌三又加上宋大人三個字震武見了道這是什麼意思頌三道一同請來吃酒替你們併房間講和豈不狠好那些同席的人都衆口一辭道這個講和法子不錯不知二人可肯進來阿娥拿着這請客票却不敢走到亭子間裏去頌三因向阿娥手中接回道還是讓我去請阿娥等見

此刻已經沒事也一齊跟着進內見起初壽官有些不便答應後來珊卿說是許先生的面子況且他們備酒相請已算占了上風不由壽官作主竟即移步向外阿娥乘機將壽官一推跟着頌三出來那邊合席的人都陪着主人家站起身來道請坐請坐頌三指着壽官對羅震武道這是本地有名的富翁趙鏡非兄又對着壽官笑道他是新從四川來的羅震武兄家中狠有幾個礦山你們都是財主今夜這樣一鬧彼此成了個朋友了但不知宋先生的台甫珊卿道賤號珊卿即恭恭敬敬的對着震武道震翁休要生氣剛纔兄弟的話確然過分了些只是兄弟的頭若不是側得快也早被震翁摔破了說得大家笑將起來震武道兄弟的性子最是直爽生平從沒有受過人虧今天還是第一次着你們罵說完向席上的人一照先前是賓主六個中間來了許頌三與丁士杰此刻又添了壽官珊卿已有十人覺得一席酒

未免擁擠。遂叫阿娥交代廚房快添一檯菜來。珊卿阻止道：「既蒙盛情，我們隨便坐坐，狠好何必添什麼菜。況且我與鏡兄已經在利泰吃過大餐，震武搖頭道：「既然專誠爲二位設席，殘肴如何使得？那是斷斷不可以的。立命阿娥等叫相幫把檯面合將擺來。不多一會已經擺好。菜也來了。震武請壽官首座，其餘也不謙讓。大家入席。先時檯面上叫來的局在震武摔酒杯的時候俱已走了。震武叫拿局票，各人重行寫過。壽官想叫三馬路若耶花阿娥却阻住不准仍舊寫了。本堂頌三道：「既然吃的是雙檯酒，何不再去請幾個朋友來。索性盡一盡興。」震武道：「不錯。鏡兄可有貴友儘可請幾位來。頌三道：「就去請巢麟生可好？」鏡兄也認識的。又道：「還可以請一兩個。」震武道：「我有個同鄉叫汪松生也是辦礦務的，到上海將兩年了，但不知他住在什麼地方。」壽官道：「他住在愛文義路上次也是一個朋友介紹我認識過的。」遂提起筆。

來寫好一張請客票，叫阿娥給些車錢，差相幫坐了車子去請阿娥答應。隨手將各人的局票一同發出。小金黛玉照例斟過了一遍酒，卽坐在壽官身傍。壽官見那合席的人大半是客邊聲音，祇有坐在自己對面的兩個，也像本處人氏。一式素服，穿的是外國羽毛紗夾衫，動問姓名，纔知道是崑山富紳陳雪岑、陳春良弟兄兩個。羅震武最會鬧酒，上席剛在吃得高興，被壽官到來，大家起了爭執，狠是不快。此刻一上過了魚翅，便叫拿玻璃杯來自已擺莊。每人一大杯三拳兩勝，輸贏不准代酒。第一個就是壽官，那小金黛玉正坐在壽官身上，將壽官雙手抱住自己的胸脯，見震武要和壽官豁拳，纔把身體讓開半個壽官。聞要豁拳，見杯子內的酒太多，要震武減少一半。震武道：「我與鏡兄是初次會面，你第一關違背我的酒令，下家就不能順下去了。」壽官聽了，沒法勉強，伸出手來，要曉得豁拳全憑着一股勇氣。壽官既

已。膽。怯。一。交。手。竟。連。玉。輸。兩。拳。黛。玉。想。要。代。酒。震。武。攔。住。道。先。已。言。明。不。准。代。的。黛。玉。笑。道。大。家。代。代。何。妨。震。武。道。你。喝。了。也。只。算。白。喝。大。家。都。不。准。代。壽。官。只。得。將。杯。子。拿。在。手。裏。呷。了。一。口。因。嫌。太。熱。吹。了。幾。吹。鼓。着。氣。狠。命。吸。下。吸。到。末。後。幾。口。却。要。搶。將。出。來。連。忙。用。逼。酒。法。自。己。用。手。指。掐。住。手。心。纔。算。勉。強。喝。完。壽。官。酒。量。本。甚。有。限。何。況。起。先。已。飲。了。大。半。杯。白。蘭。地。此。刻。一。玻。璃。杯。黃。酒。送。下。就。在。胸。中。交。戰。起。來。覺。得。一。口。一。口。的。酸。水。從。喉。嚨。邊。直。往。上。衝。壽。官。一。想。不。好。分。明。是。要。吐。的。樣。兒。撒。開。了。黛。玉。的。手。往。亭。子。間。內。直。跑。一。手。搶。了。一。個。痰。盂。竟。然。頓。時。大。吐。起。來。連。在。利。泰。吃。的。番。菜。也。抽。腸。倒。肚。的。吐。出。纔。止。阿。娥。急。忙。送。上。一。把。手。巾。黛。玉。斟。上。了。一。杯。茶。壽。官。祇。將。手。巾。揩。了。一。揩。早。已。脚。輕。頭。重。身。不。由。主。的。向。床。上。倒。下。可。憐。空。爭。了。一。場。閒。氣。空。爭。得。房。間。酒。菜。無。福。消。受。這。一。醉。竟。如。小。死。一。般。珊。卿。因。見。壽。官。吐。

了。跟着進內。阿娥命黛玉到檯面上去應酬。却對着珊卿道。今夜叫我怎樣佈置。珊卿道。你在黛玉面上可曾露過口風。阿娥道。我想也只有這個法子。倒是便宜了。床上的不過明日這裏的一切開銷。你要幫我的忙。纔好。珊卿道。你今夜陪姓羅的去了。明日必須早一刻來。我也到這裏來吃中飯。就是說着。一同回到前房。震武笑道。珊先生請坐。我早知道鏡兒祇有醋量。沒有酒量。也就不同他鬧拳了。現在我的莊已經打通。只剩老兄一個請來。豁幾拳罷。珊卿道。兄弟受罰。一杯何必豁甚麼拳。說罷。舉起杯來。一飲而乾。震武意欲攔阻。已經不及。這一席酒。本爲壽官而設。不料竟先把他灌醉。讀的巢麟生與汪松生一個要緊。吸烟過癮。一個尙未回寓。都沒有來。合席未免少了興致。幸虧叫來的局均已到齊。大家捉對子的顛顛情話。金如玉跟局的金鳳似有什麼要緊事情。逼着珊卿起身。珊卿站起來告辭。先走。阿娥見黛



玉尙在後房叫他出來送客自己也送到樓梯口湊在珊瑚耳邊又講了幾句說話纔慢慢的緩步回房此刻震武也有了八分酒意祇因桌上的菜尙祇上過一半頌三同士杰擺了二十小杯裏通等待菜齊局散纔算終席頌三見客人散去也和士杰一同道謝出了普慶里分途而回這裏阿娥一個人如何應酬得開前後房兩個客人著書的也不能雙管齊下祇好暫且擱過一邊且說頌三到了次日先到他妹子家裏去過再找士杰商議親事擇定四月十二吉日借徐家花園結婚禮節全用新法媒人改做了介紹人士杰一方面請羅震武胡宅一方面頌三想起范雲飛來只是雲飛抱病連日沒有出外遂備了一封信信上寫着舍甥女與丁士杰君已訂下月十二日在徐園行結婚禮屆時敬煩先生爲介紹人再當備帖恭請差了一個轎夫直送到戈登路范雲飛公館門上一個鬚髮蒼白的家人名喚張福接着

信送進書房。雲飛本來沒有什麼大病。不過胃呆不思飲食。倘若出外應酬。深恐不能戒酒。況兩日前接到杭州盛遠仙的來信。招他到西湖遊玩。心想若到杭府。即可借此養病。因命收拾行李。動身却偶然想到趙鏡非正在弱冠之年。聰明誤用。常日同伴的宋珊卿先已靠不住。故寫了一封信勸他早日歸家。免祖父有倚閭之望。剛正封好。見張福手中送進一封信來。隨手拆開一看。想這個介紹人不犯着做。聞得頌三與丁士杰朋友。乃在一個總會裏。結識起來。又見那一同的羅震武人品也覺不甚正當。當時即提起筆來寫了一封回信道。

損書敬悉。人世婚姻最宜審慎。弟偶櫻小極。即日往西子湖養疴一棹歸來。當在榴紅照眼以後。見委蹇修重任。礙難如命。此復。

末後署了姓名。命張福交與送信來的人帶回。又將寄趙鏡非的信也叫阿

福送出深恐頌三再來糾纏真個整理行裝趁了杭嘉湖班的小輪船竟赴盛遽仙之約正是

非關此日無情面  
只恐他年有禍胎

要知頌三接到了雲飛的回信作何辦法酒醉的壽官在小金黛玉家可曾生出別的事且看下回分解

---

海上銷金窟 第五回

分 類 白 話

附 刊

原 文



狐 異 類 冊四 洋 壹 元 六 角

鬼 異 類 冊四 洋 壹 元 六 角

神 異 類 冊三 洋 壹 元 貳 角

人 異 類 冊六 洋 二 元 四 角

物 異 類 冊三 洋 壹 元 貳 角

●錦匣實價一角六分 (不要)

●冲楠木匣實價六角 (者聽)

優 待 辦 法

部每全書廿冊如蒙合購照定價八元特價四折計算分類購度者概算對折千部為限限滿概照七折書存無多幸勿錯過